

CHEN'S PHONETIC SYSTEM

BY

C. S. CHEN, B.S.

Author of *My View of The Integral Calculus*,
Ten Rules for the Use of Variant Tones in Cantonese,
etc., etc.

陳氏天然拼音新字

新會陳振先著

(1921)

856.69
7647

話 夢

號六第版復刊叢月半誌雜行天

著 夷 子 俞

12068

版初日一月四年二十三國民華中

夢話 目錄

上篇 客窗夢話

夢話	一
糧書	二
新民學堂	三
講節約	五
話貨幣	七
戊己庚辛	九
地保	一
茶會	三
朋友	四
讀書	六
官	八
打秋風	九
上店	一
考	三
比個戶	四
火柴	六
野雞大王	八

鋪蓋	二九
紅樓夢	三一

下篇 山村續夢

復說因由	三三
如是我聞	三四
吃飯問題	三五
只可意會	三七
翻譯世界	三九
轉	四二
燈	四四
藥去病除	四六
舊夢新夢	四九
煙	五一
茶	五三
酒	五五
糖	五七
鹽	五九
豆腐	六一
愛國名師	六二
中山方	六五
音樂	六七

客窗夢話

今



人生像做夢。記憶中事，實在和夢裏差不多。得閒，回想夢中事，甜酸苦辣，色色俱全。這是年老人的一種消遣。孩子愛聽故事，尤其愛聽成年人追述的見聞經歷，他們也是消遣。這夢語是供消遣的。記憶不很可靠，或者攙雜了不少想像，好在是消遣，筆者妄言之，讀者且妄聽之。

糧書

糧書是前清縣衙門裏最紅的人物。論理，他是一員書吏，和六房沒有多少差別，地位在師爺之下，差役之上，不上不下；人家稱呼他叫相公。當然，書吏是沒有頂戴的。見縣官時，應當喊老爺，不能叫公祖。當堂審公事，他一樣地要跪在地上，不能像生員般立着回話。可是因為他管的是田賦，所以賬房不敢得罪他，縣官格外看重他。不是公閒地在堂上，他居然能坐着和縣官對話。只要在緊要關頭，他攢一攢紗帽說一聲不幹，誰敢不笑臉夾告，「請老兄幫幫忙」。千里做官只爲糧，糧書不幫忙，縣官的進賬，不將落空。

實在，是糧書不會得攢紗帽的，官靠吏，吏靠官。內外搭串，成功一場絕妙的變簧，只要縣官有一個在行的賬房，不貪心到過份，彼此各有分界，一切心照不宜。做官像做戲，要很好的班子，才能生意興隆，財源茂盛。內場是刑名錢穀賬房，外場是六房糧房等書吏和差役皂隸。內場同縣官同進退，外場有不成文的保障，誰也不敢輕易更調，惹下裏叫做缺。死了以後，家屬還可以向繼任人拿津貼，書吏差役都是這樣，彷彿是舊裝的舊位。糧書手下有一班糧差，這是全縣田賦征收的重要幹部，沒一這一羣人，誰也不知道田賦向那裏去收。糧房裏沒有糧戶的通訊錄。糧票上的姓名，十之八九不是一姓名。即使戶口已經調查得十分清楚，糧戶的住址，決不能在戶口冊上查得。在前清戶口更糊塗，只在糧書糧差的記憶中，才有真正的糧戶清冊，他們始終不落筆跡。傳子不傳婿，全憑口授。這是一

個很重要的秘訣。所以政治上雖幾度變遷改革，這一只金飯碗有的地方竟保持到現在還沒有打破。

過年時是糧官頭最健的時候。縣官要他加緊地徵收，大地主勸糧戶要接延拖欠。他從中做好做歹，外面在糧房裏，裏面在賬房裏，日日夜夜講生意經，無非是討價還價。他胸有成竹，不使地主太便宜，也不會叫縣官不滿足。結果，兩面光潔。當然，他自己的份頭是決不會忘記的。要是縣官性急，糧戶延宕，正是他投資的絕好機會。這叫做糧。自耕農的田賦不折不扣，和大地主不大相同的。過了年的對金，是鐵面無私的。在大除夕點一壘，過了元宵，百分之五的利息是萬穩萬妥的。但是這一定要糧差的合作。因為零星散戶住處都在鄉村，只有糧差才熟悉。糧差是樂意的。一面自己催繳的比額因此加大，可以得到羊皮馬褂的犒賞。一面糧書決不會叫他們白費心，自有相當的比例做酬勞，名利兼收，一舉兩得。

吃糧飯，管糧事，一個縣衙門最重要的工作是糧。總管收糧的糧書怎麼不成功最紅的人物？僅僅是田賦，已經足夠造成一羣大小財主。做上幾年糧書，家產不滿萬，一定是個呆子。要是那時的貪官污吏，在田賦外再發明一個妙法，恐怕老百姓一定要活活地餓死。或者武昌起義，辦不到辛亥，要提早在二三十年也難說。

新民學堂

新民是我在本國正式做教師的第一所學堂。這名字有些模糊了。地點是在上海的新馬路。才從橫

漢同鄉。他到這新辦學堂，好消遣。當然一口答應，搬進去上課。據說這安徽某書院開的。二三位辦事人，的確都是安徽口音，一位很忙的貴賓，名叫萬福華，常常住在學堂裏，我們只知道教書拿薪俸，誰也不來管貴賓的閒事，推想，大約是辦學人的同鄉。

冬天快到了，得了六身棉絮的棉衣和一件大衣。到月底，賬房裏發不出薪俸，使得我很窘，左催右催，勉強分期付清了西裝店的欠賬。因為討欠薪，所以常常到辦事室裏，突然間發現裏面空空地，好像比初辦時少去了好多東西。有一天，辦事室裏竟找不到一個人，同事還說，他們在外面玩呢。

傳來一個消息，昨夜四馬路上番菜館裏出了一件暗殺案。深刺王之春的，就是萬福華，已經被巡捕房裏捉去。這一嚇便大家沒了主意，辦事室裏依然沒有人，桌子上一只鋼筆筆帽和視子，抽屜鎖着。上樓走到辦事人的房裏，兩只舖上只掛着蚊帳，另外什麼都沒有，一切早運走了，我們很驚險，或者要下當也難說。

下一天會審公堂裏開審，我也去旁聽。的確是那位貴賓，蹲在地上受審。律師辯護，第一步是拖延日子。第一審當然沒有什麼結果。回來我朋友商議，朋友是從館的同學，住在學堂後面，操場上有一門可以通。走過操場，牽紗！朋友新租的寓所門口坐着一個阿三。情急智生，裝作路過人模樣，頭也不同，穿過衙堂，在馬路上繞了一個圈子，再從大門回到學堂。

看見一位小朋友，用鉛筆寫了一張短簡，叫他過操場送到朋友寓裏，心裏忐忑地跳着等。沒有三分鐘，小朋友回來說，阿三告訴他裏面沒有人，糟糕！朋友和他同住的一室，都被抓去了。為什麼會審公堂裏不見他們？大約是聞風先逃了。後來知道，是在捕房裏保出來的，沒有送公堂。

連夜到愛國女學找蔡師。他很簡捷地叮囑我，立即解散，不能延遲到九點鐘。同事回來得很遲，我已經差不多把自己的東西理好。寄宿的學生不多，也一一理好了行李睡了。我把蔡師的話告訴了

他。他也急急地收拾。「要命！薪俸還沒發，怎麼辦？且不管他欠薪不欠薪，巡捕官司是不容易吃餉的。」我們這樣談着。

「一夜不得安眠，老是望到天，希望快些亮，在白茫茫的晨光裏，門口召集了幾十輛牛頭車，一個個搬鋪蓋，分頭走自己的路。最末一個學生，因為一時叫不到牛頭車，談到九點五十分光景才搬出。他拜過車子，大約離衙門不到十丈路，巡捕房裏的人員來了。門裏一個人也沒有。飯司務很有趣，把鋪蓋放在衙堂對面小雜貨店裏，自己在衙堂口看書。

這一回和讀藏里時不同，自己做了先生，要招應尋宿生的安全。他房裏一些也不露消息。但是不出蔡師所料，一到辦公時間，他們便出動辦公事。險呀！現在回想，還有些怕呢。」

講 節 約

講 節 約

「妙機是戲中戲最熱鬧的場所。廣場上擺着無數的攤子，彷彿是一個驚天的大商場。吃的玩的，色色俱全，又像是一個露天的遊藝場。另外，還有算命，測字，相面，一桌一桌點綴着，殿門口也有，差不多找不到空的地方。小攤有擺坐殿的露台上，地位雖寬，老是空着。偶然有人在這裏比擬孩子，殿門是常關的。」

「第一天的下午忽然飄起幾星般的長門一掃都淘開了，裏面還有人掛大。這引動了我的好奇心，走上前台，立在門口向裏面看。一個仔細。門裏排着四五排長凳，每排二三只。坐位約有十三四只長凳

。照例，兩太令一弄，大約可坐筵三十人。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，很喜歡看熱鬧。這明明是一個新布置的場子，一定有什麼新的把戲，但是不知道要收多少錢，不敢貿然走進去坐在長凳上。所以先在門口看一看風色。

靠東的門旁，有一只木板搭的小台。台上有一只半桌，向西甫放。裏面的人慢慢地佈置起來。桌子外面，裝上一個紅桌帳。桌子上面放着一副燭台香爐。最奇怪的是一隻木做的鈴，大小和道士和尙用的差不多。這是討飯的老化子常常拿在手裏的。為什麼今天點了香燭把他供奉？所想不到，這般懷疑着。

再看下去，局面漸漸地像樣了。香爐已經點好。一個人穿着外套，戴着頂帽。向東北方磕過頭，立到台上。身體偏着，面而立。提起那木做的鈴來搖了幾搖。衣袖裏拿出一本書來，放在桌子邊上，看幾句，講幾句。我回頭看時，長凳上坐着十三四位頭戴氈帽，手拿旱煙管的鄉下人。旁邊有一個人管着，不許他們出來。但是那人也不來拉我進去。

用本地話，讀着講着。聽不懂是什麼。鄉下人不耐煩，有的要吸煙，有的要出來，有的要談天。管的人一一阻止他們，要他們靜聽。勉強不做聲，挨到大約半個鐘頭的樣子，台上的人不講了。再拿木做的鈴搖了幾搖。走下台來，向東北作了個揖。鄉下人可以走了。臘燭吹息了。一切都收拾起來。長門又關上了。自始至終，門口只有我一個人，沒有第二人來看熱鬧。

回家後告訴姑夫。他說這叫講節約。那本書名叫「聖諭廣訓」，是從前皇帝告訴百姓的說話。裏面都是好話，叫大家孝順父母，敬重先生，還要聽皇帝和官的說話。初一，十五，一定要講的。這是皇帝的話，所以要擺香案，講的是窮秀才，可以到衙門裏去拿些錢。管的人，就是地保。我說聽不懂，他說將來進場考秀才，做完文章，還要默一段。講節約沒有人要聽。鄉下人大約是地保硬拉進去的。

我問爲什麼要搖木做的鈴，他說這叫敝木鐸，不叫鈴。敎人做好，都要搖木鐸。我說，常常來討錢的那個白髮老花子，大家叫他「搖木鐸的」，爲什麼也有這木鐸。姑夫說，你看見他手裏的竹杖嗎？上面寫着「奉旨專打忤逆不孝。」他大約是假扮的。從前的確皇帝派了人，一家一家去講「聖諭廣訓。」的確可以用杖打人。現在是討錢了。這杖變成老花子的拄拐了。他身上披的破黃巾，算是欽賜的黃馬褂呢。

話 貨 幣

貨幣的進化，非常有趣。到博物館裏去細細參觀。花色實在多。單單拿自己已經歷過的一小段，講出來，已經足夠使小朋友聽了發呆。幼時只看見大錢。銀錠元寶銀塊是很少見到的。布政司庫的房裏，地上堆着很多的元寶，其間如是，沒有機會目觀。只有在做喜事時可以看到小的銀錠。大錢上刻着朝代的名字，叫做「通寶」。最厚最大的，俗名「太白康熙」。愈到近代，愈小，愈薄。同治通寶老是薄的，俗名「光片」。光緒通寶除極少數金黃色的以外，全是「沙壳子」。不全是銅做的；一半以上是沙。略微用些力，可以用手分做兩半，金黃色的，大家珍而藏之，不肯用去。有的入收集了打麻雀時用的籌碼。

幣 貨 話

應洋漸漸通行，本洋又變了古董。應洋是墨西哥的出品，本洋好像是西班牙的來路貨。自製的龍

洋上了市，大家才高興使用。彭洋的數量並不多，銀兩和當有。寒餉，鹽課，燒鹽，藥水，名目繁多，一不小心，便要上當吃虧。自製的光緒元寶，不容易假造。不必學會看洋銅，儘可放心。湖北省的成色最好。有幾省的，要貼水，省自爲政，造幣也是一種收入。良心差些，成色便壞些，銀角子和大洋差不多，價值也是各省不同。

大錢愈縮愈小，沙亮子也還不合算，當十銅元便當運而生。當十在從前已經有過。祖母的箱子裏還藏着幾個。一個當十，比一元銀幣小得有限。中間也有方孔。老輩看見當十上市，不免聯想到幾萬當十的故事。祖母保存的是初行時的當十，後來愈縮愈小，當十的價值和一個木錢相等。「吊」原是一千的意思。北京一百六叫一吊，是從當十上來的。這出典確不確，沒法考證。當十縮小，確是事實。

銅元沒有縮小過。私版是私製的假貨，只可以算是例外。但是，當二十，當五十，甚至當一百也有。銅質並沒有照比例加重，當幾當幾，隨便由主管人指定。加大代表的數目，和縮小貨幣的本身，方法雖不同，道理是一樣的，老輩看見這種情形，茶坊酒肆裏常常有得聽見他們的牢騷。一代不如一代，愈當愈大。將來要拿一片銅皮當七錢二分銀子也難說。內地的銅幣，的確湮得沒法收拾。拿造幣當生意經，總要走到這條路上。好在吃虧的差不多是全體的老百姓。過一過手，暗暗裏吃虧一些。這樣初期的肺癆，本人是不自覺的，大家只鬧着物貴就是了。

到了上海才看見鈔票。中國通商銀行的財神鈔票和匯豐銀行一樣的彈硬。本國紙幣一登場便有滿襟好的信用。銀行漸漸多起來，鈔票的種類也跟着繁起來。父老輩又聯想到明代的鈔幣，但形無形關又在杞憂。花色多，冒牌貨便乘虛而入，錐子肚裏疙瘩多，學會了印刷術，好像是專門用來造假鈔票的。這不是成功了國民性，和德國人喝啤酒一樣？謹防假冒，仔細的老輩在好的鈔票上加蓋印章。這

是從前銀幣上用價的方法。當面檢點，無章不退。這是一種責任的表示，恰恰和專造偽鈔成功一個絕妙的對照。

有一時，發行鈔票，變成功開辦銀行的一個目的。這是鈔票的全盛時代。十家銀行，差不多九家半有鈔票。竟有開辦不幾個月，吸聚存款，發行鈔票以後，便開門大吉。全盛時候，實在是混亂時代。北邊的鈔票忽然不兌現，弄得大家走頭無路。不兌現的鈔票，極端上水厥戰時的布票馬克票。一步一步的減價，最後給小朋友當花紙玩。異軍突起，青天裏一個霹靂，法幣制度成立，兌現不兌現，就動不是問題。這是最巧最微有意思的辦法。不懂經濟學，那敢妄事批評？不過從極平當的見地看，的確是很有趣。可惜國際間，另外放一個問題。奸商們懂得這個問題，物價便又在亂竄漲。我在聯想，要是有了「一種萬國法幣」物價可以一定不變了吧。然而……（要請教經濟博士去了。再會）！

戊己庚辛

戊己庚辛

前清光緒時代的戊戌，己亥，庚子，辛丑，這四年裏好幾翻了四個筋斗。聯想，驚惶，要不是由區鎮靜些，恐怕要弄瘋狂病來也難說。筆者恰在求學時代，躬逢這般風浪，小氣在回想，深覺得危險萬分。從這狹隙裡中溜過過來，真便宜！

在混沌的蒙館裏過着莫名其妙的生活。讀的書只知道聲音，不明白意義。只有暮堂耳記，誰佛圖說，陰陽果報圖說等書，可以看精美的圖畫，讀讀故事的大三三四。吳野生翁，書畫憂心，納蘭的

孟子見梁惠王，用只許，不兼量，有幾！西伯維新改變了懷裏小書的面貌。諸葛上的名人書畫，繞了地圖和天文掛圖。葉舉報，掩護的官，蒙塵課本，修致須知等代替了書桌上的書畫。狐狸請狗編湯，比幸感動天更容易。筆者躍着時代，差不多也灑了半個筋斗。這筋斗還不十分徹底。正課依然興與幼學，古文觀止。相形覓絀，萬深的文育突，當然沒有多少力量吸引小絨子的注意。

只聽得「太后垂簾聽政，」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但看見報紙上登載的所謂「諭旨，」在大后前面加上「慈禧……」等二十多個字的漂亮頭銜。實在，已經翻了一個大筋斗。推動我們看新書的人，逃的逃，死的死了。有的人，趕快回頭，重新再子曰詩云，高唱小題三萬選，排律初律等老調。筆者却把沒有完的半個筋斗，繼續翻了下去。進中西學堂，讀 A B C D。為什麼背着時代的反潮流走？父親是什麼見解？無由揣測。當時的父兄，為子弟的教育問題，彷彿是猜謎，也好像打發財票。不！實在像賣空賣空，憑自己的主觀，猜度市價的漲落。

幾件事起，而笑父的人，都怕夜裏被一缸燈照了，來割了頭去。父老輩也有辯論的，也有推想的。情形非常混亂。筆者自己也覺得非常煩悶。張之洞到坤甸一箇宣旨，得到汪甯老成特重者的稱揚。半壁劫安，只不過是一種弄幾幾端的心理藉了。這大筋斗正套熱鬧演出時，筆者到生海，進南洋。謀餘看報紙，心理上存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好見。到假劉孫家匯，上小酒店吃炒麵，常看見客國屯駐在生海購軍需，轉發馬來編酒。小酒店，裏著他們存在。學生吃炒麵不過是附帶的副業。當時的學生，和小酒店有什麼兩樣？還是至今還想不通的疑問。

現在列入國恥事件之一的辛丑和議成，「太后同朝」納消息傳來，搖搖不安的心理，於是定了下來。相傳的父老輩，只求平安。發洋財的買辦，可以運貨到天津，當然更加歡迎。就是我們學生，也好像牌桌上經了手，笑嘻嘻地進一口氣。母國的條約，誰也不再討論，抵禦。只有極少數的精華

，看到報上載着賠款的數目，歎一口氣說：「這不是民脂民膏！結果，還是大家倒霉！」載醇出國這筆錢現在想來，可以說是清室中的尤寶焉。大辱中的更大辱。路過上海，普遍地到各處參觀。當時唯「鈞甯府學府南洋」，當然不在例外。這天熱鬧的場面，使不少學生以為是無上的光榮。馬路旁迎送的人群：「請聖安」三聲九叩首；要是拿着算盤整條街細算一算，虧本！大虧本！上當！大上當！細細算些說，這實在是個人平生的虧本大辱。

保

地保衙前清，是地方上地位最繁雜的大員。不是衙門裏的官吏身役，但是常常要當衙門裏的差。說起來話叫地保。古語有好幾別名：有的地方叫「保長」，有的叫「地方官」，有的叫「保甲長」。都還是從前劃分地域用的單位。地保保甲長，所以也叫「本圖」，其實在就是「本圖保」的簡稱。這是當差的，當然沒有頂戴；也決不是什麼有功名有身份的十總。地保家裏有辦公桌，俗名「下處」。處裏養着一隻助手，俗名夥計。差事忙，一個要身來不及應付，所以要僱用不少夥計。正身是個差，差不多可以傳代的。

地保的差事，最重要的是官差。衙門裏要捉人，第一先找地保。佃戶欠了租，租銀差下幾分，圖份阿叔是法定的擔保。鄉下人打官司，第一關也要經過地保。在城裏，地保更忙。大小官員出門，經過的衙門，地保要領先打聽明白。事前曉得追伏打掃。通知小戶人家把晒在路街的衣服尿布收起，手裏拿

着一般儼嚴的鞭子，俗叫藤條。指手劃腳地指揮，巡邏。這藤條彷彿是地保的證章。除捉到小賊外，始終不敢到另外的人。這子將到時，站在路旁邊侍候。直等到官員抬出自己的圖份，才得回下處。要是毛蘭裏品死了一個人，或者發現了一個路斃的化子，那末本圖裏出了大事，地保要大起忙頭。一聞報官，一面擺案桌，傳集四鄉鄰侍候。要到相驗，收屍，把棺材抬到了義塚上，才算完事。

一、地保的差事，第二是鄉紳府的傳喚。昨夜小賊在外花園牆上掘了一個壁洞。園裏雖無絲毫損失，鄉紳老爺一定要發一發威風；喊地方，限期捉賊。碰到不好纏的鄉紳，三天捉不到，會得一張名片，把地方夥計送到衙門裏去吃屁股。鄉紳府裏的事情真多。小少爺乳娘的丈夫來將料纏不清，老太爺發脾氣，又是拿名片，喊地保，送衙門。本圖裏有了三家大牆門，特雇一個夥計也來不及應付。地保，遇到婚喪喜慶，地保才開心。左手拿着一張已經用得變成功灰白色的紅帖，右手照例執着藤條，走到帳房窗口，送上紅帖，軟軟和和地說一聲「本圖在此侍候」，裏面自會發放一份犒賞。領到，說一聲謝謝。要是主人家的名片不夠送衙門的，那末地保說話的音調便改過。喉嚨高爽地，「本圖。腰房若略微打算」，本圖有本圖的規矩，決不能輕易打什麼折扣。有時竟會得吵鬧起來。結果，串同門甲，號召了穴裏的化子到門口來胡鬧。小戶人家有事，圖份阿叔是最重要的貴賓。情形不同，又換了一種場面。

地保的差事實在忙，下處裏的開銷實在可觀。地保的收入極微薄，所以他常常下帖子請小戶人家吃壽酒。當然，阿叔做壽，大家免不了要破費一份壽禮。有幾位地保，差不多一個月做一回壽。送壽禮變成一種按月支出的月捐。壽禮儘送，壽酒是始終沒得吃的。地保和清朝同結束。但是「地保敬差日」這一句話，至今還用來諷刺人家濫發請帖。

茶會

蘇杭一帶，茶館特別發達。有人說，因為空間的人多，所以茶館成功了唯一的消遣場所。這的確是一部份的事實。清早起來，拿着水煙管，到茶館裏去洗臉，吃點心。一壺茶，要喝到將近午飯時，才回去。下午打過中覺，再上茶館。上午的一壺茶，還可以繼續喝到天黑。當然，晚點心也是在茶館裏吃的。談空天，看報，食得着棋的，便來幾局解解寂寞。空閒的寄生草，在茶館裏消磨大好光陰，大家說是最規矩的飲品。不上輩子去，不吸鴉片煙，身體沒有問題。不進賭場，祖傳的家產可以守住。的確，坐茶館是比較穩健，略為有些年紀的安份者。血氣方剛的青年，嫌得太單調乏味。

這些人畢竟不是多數。茶館最大的功用，却在茶會。各部門職業中人，照例要上茶會。三百六十行，未必行行有公所，但是三百六十一，三百六十二行，都有茶會。米行，油坊，有茶會。泥水木作有茶會；古董玉器有茶會；經手賣田地房產的蟻蟻也有茶會。包打聽有茶會，說書有茶會，諺語和俚有茶會，麻將賭客有茶會。後起英雄，小學教師也有茶會。

茶會的時間，大多在業餘的空閒。有的很早，有的極晚，有的早晚兩次。早的，在米市作前，晚的在工作完結以後。茶會上的人，態度比較急強。有事接洽，不像專事消遣的小紳士般閒適。尤其早上，大多數是接洽重要的事件。一面泡茶，喊點心，一面找人講話，的確有幾分業務的精神。

電話沒有普及，國行中的接洽，茶會是一種極經濟的辦法。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的調度，譬如木匠頭接了一批生意，自己作場裏工友，不够支配，只要上茶會，一定可以解決。進去，和尙，說書

不但拉雜等等來往，大多數是接洽人的問題。就是外行，只要是樓欄中道理，則茶會極方法，比較難辦，一位朋友弄了一只麗姿子，因由舊人介紹上包拉雜茶會，因在行與劉劉某因茶滿中分鐘，皮與子幾間居人家小丫頭手裏原聲奉還，所化化的也不過是一番茶一兩個人的點心罷了，點心自己已能吃調一份。要是報巡捕房，不但手續麻煩，時間延下去，顯證出了門，定不一定要亮得到心，心土難問題。古語云：有貨的，茶會上是接洽滑熟，到米行面油坊，珠寶店，古董園地，別墅屋等等都是空精明的人要買東西，不高興上店。在茶會上直接交易，可以便宜不少，當然，這要在行的人介紹。才可以。陌生人走不進茶會。有幾家茶館，在茶會時間，特別劃出一部份的屋宇來，因外行人不能到這裏頭去喝茶，即使你找到空裏頭，在旁邊坐下，本地堂走來，可容得說一句，這裏是茶會，請先此部邊去茶會。這水不消，有時茶會竟變成交易的市場，因舉動略略看見過茶館裏的米市，市滿屋宇都是人來，桌子王放滿了各色的樣品，大家走來走去，無非是看樣子的誤價錢。整個茶市因這樣熱鬧，素則午飯時才完結。城裏的米價，完全和這茶館裏決定，這不是說茶館空的交易所，但是實權極在的現貨交易場，交易與與一地方的米莊跌打倒，糧食統制法成立，交易所被行除，這是因體造化。這茶會與米市大不相同。

朋
友

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我們做教師，和走江湖情形極像，朋友是很重要的。酒肉朋友不可以共患難，最要不得。在同一職業中，往往趣味相同，極容易得到真正的知己朋友。只須有兩三個好朋友

事業便會得順利。老年人的寂寞，就因為朋友一天一天地減少，憑你兒孫滿堂，樂趣總在浮面。故美籍舊情友老見識。

這年來，我常常在過舊曆年的老朋友團往來相繼，我雖也還很稀鬆，但總想民四錢民五錢，對多年裏，年年有三次聚會，我雖也還很稀鬆，但總想民四錢民五錢，在，萬非的高昇，改行的改行，連行難也沒法維持了，不憚然若失的，權有些孤零零地，一。軍隊過頭來，這幾年，老朋友已經做了上司或上司的上司，不是真分榮幸！各人個性不同，昇官以後對待朋友的態度也變了，有幾位，相見時故態依舊，得體還頌吐不少做官的苦衷和做官的難處，自己雖不做官，這一切話，所以勝讀十年書，得益反總還是益友。

有的，拿到了權，因奉此的權威在手裏，時常把老朋友開玩笑，這還好，是一個極難應付的考驗，要真就真，要假就假。公門中的事，靠在一顆長官的朱砂印柄上，不是玩的。即使真的是玩笑，也只得當做正經，不可怠慢，至多私下裏寫信懇懇情，討討面子。有時乞憐到舌敝唇焦，始終還是打官話，那個不行。好！整友情面不違，把子，即使失望，只好算是自己不識相。或者學些阿Q相，說是「得到一些處世經驗也還合算」。我想也可以拿出我們老祖師的教訓來說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

對做官的朋友，要謹慎些不可以輕忽。一位老朋友，分手轉任到一所中學裏。恰逢辛亥，突然間被槍決了，這是多麼傷心的事！那位朋友是國文先生，平常喜歡說笑話，說話很有文學氣；諷刺的句調，有時比尖刀還要鋒利。在前清，不能多開口，只有如此，才可以逃過文字獄的法網。那料他就因此圖報殺身大禍來？

在那中學裏，當然也常常和同事们說笑話。一位平時常說笑話的體操先生，在光復時做了當地的都督。主任拜客，帶了一筆衛隊到中學裏來。老同事談笑自若，沒有幾出見長官的恭敬態度來。那個

國文先生並且還受了幾句諷刺式的牢騷。草莽英雄，大案以為老交情決不會立即等於烏有。誰料半夜裏，把那位國文先生捉到都督府裏連夜槍決。

這件公案，最使我記憶得清楚。至今，帶衛隊的朋友光臨寓所，心理上免不了要發生一種自己不能抑制的恐懼。幸而朋友們待我特別好，一進門便令衛隊撤退。隨朋友去門來，實在是最光榮的。尤其是漂流在客地，彷彿向當地人示一示威的確，可以少受些欺侮，少吃些虧。

讀 書

幼時在私塾裏讀書，只覺得苦。一個一個的方字，認不清橫裏直裏的筆劃，三字經千字文詩品等類所開小書，因為有難字，所以常做歌繙唱。有時自己亂想些意思附會上去。譬如「人之初」當做「繩子粗」，「苟不教」當做「狗不叫」，「犬能為飛」當做「犬能畫飛」等等，這不是真正的讀書興趣，不過是一種臨時應記的方法罷了。

讀到四書，非常無聊。因字句甚為煩瑣，子曰子曰，叫聽不清楚。背書時更苦，常常會得把後一個子時，接到前一個子時去。記得物極而後致知正面的六次車，最不容易連接。常常被先生責罵。自從馬先生開講了左傳，才逐漸知道這些書裏的故事。在古文裏止裏看到公冶襄樂毅突然發生了種種快感，和左傳裏說的同一件事，但是說法大不相同。一個好像是正襟而談，一個好像自己和自己辯論。這樣說法，便有趣味了。

同學中有東萊傳議。借來一看，更加高興。一個小小的題目，被他顛來倒去地說，的確說得有理。有時，竟擱開左傳，老是看東萊傳議。馬先生却仍舊叫我從左傳走正路。他的意思，彷彿公穀東萊都不過是左近旁門。有人說，初學弄慣了筆頭，文章要成功濫調。其實，那時的作文，僅不過幾十字或者近百字的「當今之世」「由此觀之」一類句子的堆砌罷了。要想弄筆頭也無從弄起。

合考的獎品，得到一本明夷待訪錄。對於文章又發生了一種新的認識。說法痛快，內容豐富，並不是拿了一小題目曲曲折折地繞。這最合毛頭小夥子的脾胃。梁卓如的新民義報一出世，立即定閱。一篇一篇地比正經課本還讀得認真。內容不但豐富，而且新穎。和正課內東萊傳比較，不知高出幾千萬倍。

好文章是看不盡的。一位同學，私藏着四本國民報。偷偷地看，論調和新民義報大不相同。主論更暢達，材料更奇突。什麼自由鐘，什麼獨立應，什麼民主，什麼共和，彷彿受着了什麼麻醉似的，不但不高興讀東萊錄，並且想方法找揚州十日記，嘉定屠城記看。當然，這都是私下裏看的。若被教東萊錄的先生知道，一定要罵我們大逆不道。

的確成功了大逆不道。這一種趨勢，結果便成功了一次全體退學的墨水瓶風潮。在蔡其諸師領導的愛國學社裏，不但可以公開地看新書，並且公開地在嘴裏說，「我無國」！「阿是共和其形式」？老師的駁斥有爲書出，大家爭着看。章師文典雅，這一小冊雖竭力做得淺近，還有好多人看不明白。不明白的也要看。只要內容好，文章淺淺大家不計較的。

躲在三層樓上寫的革命軍，忽然在走廊裏分送。全學社彷彿中了瘋狂。於是章師兩大作，變成我們的聖經；刻不離手地翻着。新民義報，有許多人不能仰了。我們在學社裏如此起勁地讀書，上海道和巡捕房裏却在商量怎樣處理我們。好！章師坐外國牢監去了，我們被驅散了！幸而書沒有被查抄

去，我們分前後還可以拿出來過過癮。

官

做官的家鄉，在前清時是半個省會。官最多，三個知縣一個知府，再加督糧道，布政司，按察司，撫運等等，最大的是巡撫。這是文官。武官並不多，只有中軍守備。將軍是駐在南京的。另外候補人員，那是多得沒法計數。

糧道是管運糧的。就是把南方的大米運到京城裡去給「皇室」大員等做公米。北方不產米，所以到南邊來徵收。南漕和地丁，一樣的重要，都是地主和農夫出的。海輪沒有通行時，漕米從運河裡北上。那時的糧船比救火車還要厲害。鳴鑼開船，別的船都停在兩旁，不敢爭先。船上裝的是「皇糧」，誰敢怠慢？得罪「皇糧」和得罪「皇帝」同。請「皇命」先斬後奏，運糧官的威嚴，真了不得！海輪通行以後，運河裡的糧船絕了跡，督糧道變成功無足輕重的一個閒缺。公事少，進款也少；差不多和學宮裡的教諭訓導同樣地清苦。

糧道管食糧造管衣。這都是「皇室」裡派在南方的探辦員。大家對於織造，好像比糧道還看得重。或者是因為做織造的一定是旗人的緣故。尊敬旗人，間接就是尊敬「皇室」，理論上又還說得通。布政司俗叫藩台很像現在的財政廳。的藩前清藩台衙門裡的房庫書吏，紀元以後有好多仍舊在財政廳裡任職。據說這一班老公事無論如何少不了他們。最奇怪的是布政司兼管知縣的更調。藩台衙門的與

門口掛着不少塗白壁的牌，上面寫的是：「○○○縣着○○○去」。據說藩台原是兼管民財的，所以叫布政司。自從巡撫坐在省城以後，民政的大權，便從布政司那裡轉移了過來。布政司差不多完全變做財帛司。只留下一件掛牌調官的例行公事。實在調人的權，還是在巡撫手裡。布政司的牌示，不過是奉命的布告罷了。巡撫變駐撫，所以布政變布告。天下事的變遷，都有因果。

學官，在官場中最清苦，最寒酸。老是冷清清地，唯一的任務是侍奉至聖先師。俗語說學官是孔子廟的看廟人。別的寺廟有旺盛的香火。讀書人寄齒，從不上孔子廟來進進香。朔望的謁聖禮，只有學官承乏。說來真是可憐！大成殿裡的燭台放着地放着，差不多有一人高。三四寸長的釘上點着不滿半寸的小蠟燭。大香爐裡插上三枝短短的線香。禮生司儀，吹手吹着笛，教諭老爺或者訓導老爺穿着破舊的禮服，三跪九叩。有時禮生兼做吹手；喊一聲，吹一段。忽忽拜過，小蠟燭已經快要完了。所以儘管清閒，動作並不從容。恐怕一從容，未到第三跪，蠟燭點完，不是笑話！

學政駕到，學官才有事忙，這是書生出風頭的時期。考生神氣活現，學官挺胸凸肚。我輩都是讀書人，捐班出身的知縣知府不在眼裡。考完發榜，新秀才拜老師，送賀金，這時的教諭訓導，的確能耀武揚威。可惜迎入學的典禮，無形停止。不然藍衫雀頂隊伍的示威運動，就是紅頂花翎的三大憲看了也要眼紅呢！

打秋風

打秋風是一種弄錢的妙法。雖說是秋風，却盛行在冬天或過年的時節。端午、中秋、過年，以前是三個大節。店舖裏要時賬，親朋間要送禮。成人們忙着過節，小孩子忙着玩和吃。歸根我鄉有句俗話「端午看看，中秋算算，過年時還一半。」過年畢竟要破費一半。年節特別重大，送禮特別熱鬧。打秋風的人便利用這良好機會，撈一筆過年時的特別費。

茶館店裏的老闆和跑堂的合影，特地批進了大量的橄欖和福橘。橄欖裝在小蒲包裹，福橘盛在小篋盒裏，外面加上紅紙，由跑堂的一家家送到老茶客的府上。橄欖叫元寶，福橘叫鴻福（紅和鴻同音），說話多麼動人！即使老爺小寡，要想謝絕，但是太太們喜歡討吉利，大小除夕財福臨門，怎能拒絕？收受下來，至少要開銷番佛兩尊。謝絕不受，給送禮人四角力錢，跑堂的看做氣量最小的畜鬼。實在，這兩包水菓，照當時的市價，上水菓店裏去買，至多要不了半塊大洋。

新年裏喝茶，名叫橄欖茶，特別加價。老茶客初次光臨，一盆鴻福，一盆元寶，擺在前面。當然茶價以外，還要小賬四角。要是帶了小朋友同去，不識相關着要吃橘子，聰明的堂倌，順水推船便來幫助小老爺剝橘子。這樣，小賬便從四角昇到一元。一盆裏四隻，吃了一只好意思把另外的三只放在袋裏帶走。澡堂裏差不多和茶館團結一致。浴價加倍，秋風小賬，比浴價要加到四五倍六七倍。擦背的也要來一個秋風。小小一瓶花露水，或者一條毛巾在面前放一放，便要你開消六角，或是八角。闊綽些，一年一度，便給你一元了事。當然，誰高興把這二角不滿的花露水或毛巾帶走？拿了走，便是阿木林。面子，闊綽，吉利語，只不過一年一度，便是打秋風成功的條件。

幼時，看見同居人家來一個送禮人。送的是一把十雙紅漆的筷子，一包十只紅漆的湯匙。主人馬上摸錢袋，拿出雪白的兩個銀洋來給他，同時把禮物還他。那人真客氣再四推讓；禮物一定要奉送，銀洋一定不接受。好久，好久，主人再挖腰包，又是兩枚，這前共計四枚。送禮人立刻收受，說一聲

謝謝，連同候匙一起拿着去了。據說，這一份禮是他年年常用的法寶。這樣一家一家送，可以弄幾十元或幾百元的過年費。這人是誰？是縣衙門裏的三爺。服侍老爺的叫二爺，服侍二爺的便叫三爺。婚喪大事，常有一個怪人來，打一種怪秋風。進門時既不投帖，又不開口，直超禮堂或靈前，跪下叩頭。六局中人都認識他，所以迎賓的吹手，絕對不吹，司儀的禮生絕對不喊。叩過頭，他急急走到賬房裏，照例可以領一百文。不用禮物用叩頭，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秋風。據說這是一個窮極無聊的書生。有人發牢騷說讀書人的毒，被他倒盡。

上店

E
初次上北京，跟了朋友到琉璃廠閒逛。沒有目的，像是參觀。走進一家，店裏人站起來招呼。看了好久走出來，他們又站起來送客。這樣走上十多家，我心裏有些不好意思。對朋友說，多少總得交易些。他們招待得非常殷勤。我們老是空着手出來，着實有些難以爲情。朋友是南邊人，但是老北京。他說，不比上海。在這裏規矩如此，你儘放心，店家決不會因爲你不買東西，露出一些不高興的臉色。我問，爲什麼如此客氣，他說在前清有好多宗堂王爺身上穿得像化子一樣，常常在店裏和調。要是賂微怠慢一些，老闆提將官裏去，不是玩的。因此造成了這一種習慣。

店
這習慣在南方的京館裏也保持着。上京館小吃，走到門口便有人站起來招呼。吃完，門口有人站起來送客。旁邊賬櫃裏的寫賬員，也不在例外。侍候的跑堂。在京館裏終年穿長衫，就是大熱天也不

磨短絛。本地館子裏，情形便大不相同。熱天裏赤了膊上菜，汗珠落在菜裏是常事。京館裏不但身穿長衫，並且手裏常常拿着一條長布。西式大飯店裏的西崽，也是全身禮服，一條白布。這和京館裏的規矩不謀而合。

在上海上店買物，自己要識相。這不是店員迎合主顧，却是買客要看夥計的臉色。他高興時，你不妨仔細揀選。要是神色不妙，還是見風駛蓬的好。再下去，夥計老爺發起威風來，叫你弄得進退兩難。爭氣不爭財，管牠討價多少，明知吃些虧，買下來出一口氣。結果，你走到門口時，他罵你阿木林，曲死，要是捨不出高價，一大批奚落的話，便得你啼笑皆非。老門檻告訴過我，四馬路上的廣貨店裏，男人家千萬不要去買鈕扣。這是夥計們專誠留給「阿姐」用的。姐字輩中人去，一套最時式的，不過三四角。男子去問，討價是每粒一元或二元，外加一個白眼。再多囑囑，真正是十足道地的土生。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裏的女色部，照例也不招待男客，惟一的例外，是洋氣十足地扶着一位高跟皮鞋的矛盾女子同去。由她揀貨，由你還鈔。在這情勢下，可以吸到一支茄力克香煙。有人說要到大公司裏去買東西，還是同了女子去便宜。

大書坊在以前也是這樣。據說在民元時某大書館的老闆首先要革除夥計怠慢買客的惡風氣，曾經用過不少方法。最有効的，是廣派密探分佈在買客隊伍裏。有的竟故意挑剔，化上半個鐘頭要長要短，最後空手出去。店員要是有一點怠慢，不上三四個鐘頭，上面的警告已經下來。一時雷厲風行，很有些像小說裏的血滴子。改革習慣，的確是不容易的。做店員，的確是很苦的。但是站在櫃台外面的人，老是怪郵局銀行裏的人沒有禮貌。我想有不少機械的工作儘可以用機器人代替。只要造機器人時造成了滿面笑容，自然永遠能使買客個個滿意。

考

在私塾裏讀書天天要背一大堆的書，另外沒有什麼考試。背書成功下家常便飯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中西學堂是新法，但是沒有人學考試的規定。托人介紹，說妥當了，就可以進上去上課寄宿。功課很簡單。上半天英文，下半天國文。國文多誦書，作文；背書是取消了。英文每月有一回考試，這是大家最歡迎的。大鐘旁的牆上要出榜。榜上各人的姓名下有分數。分數多的有獎品。鉛筆，墨水筆，洋紙，練習簿，一份一份去領，多麼有趣！半年結束，還可以希望拿到一本，從來沒有見過的英文書。主持的葉先生在每本書上親筆寫「學行兼優」等評語。一本條約書，最厚，大家都渴望著。拿到這一本，是無上的榮譽。照例這是獎給第一名的。

童子會課，什麼人都可以去參加。不認識的朋友，集合在一處考，更加熱鬧。一篇短短的作文，三四道算學題，要不了一點鐘便可做完。中西裏不教算學。在蒙學報上自己看會了的加減乘除，足夠應付這一次的會課。到領獎的一天更其開心。長桌上排滿的都是獎品。喊到名字時，走過去鞠個躬，厚厚的一堆，拿在手裏。五彩人物花卉的書箋有半同光景，還有毛筆·墨。一本薄薄的小書，名叫明夷待訪錄。這書頂好看，差不多是所有各書中唯一的寶貝。國文書有這樣痛快的一篇文章，這是從來想不到的。那年冬天，葉先生帶着貝世兄和我到上海，去考南洋，更加興奮起來。等了好久，大約是在商量。還沒有到年假，並不正式招生。這好像帶些投機，目的是在插班。初次碰到碧眼黃髮的外國人，

叫到他寫字間裏去，心上有些異樣。書架上抽出一本包文讀本來叫我們讀。這書比我們讀的要漂亮得多。可惜讀不出的字太多。大約讀過二頁光景，插班考試就算完結。和貝世兄談話，只希望過了年，大家到南洋讀這漂亮的書。

插班不夠插足，夏天裏登招新生的廣告，使我再走一趟上海。老練的沈福做了我的陪伴。第二回熱門熟路，不必多問詢，直走到上院。大鏡樓下考的人很多。長桌子四週圍着好多人。隨到隨報名，三個字一個姓名，遞過去，換了一本考卷來。父親叫我記熟的三代履歷，始終沒有用處。照片，證明書，那時是不通行的。走上樓，看了卷面上的號數，找了一間課堂。開門進去，已經坐着二十多人。

照着號子坐下。陸續進來的人很多。差不多坐滿了。一位先生在黑板上寫出一個作文題目，三四道算學題。這和童子會課，有什麼兩樣！照例一百二三十字的短文，連同算學，六七十分鐘便交卷出場。回到租界上吃中飯，下午坐輪船回去，非常從容。過了幾天，新聞報上登載錄取新生名單中，居然有我的大名。這種入學考試多少輕快！我們始終沒有覺到什麼競爭，什麼利害得失。

南洋裏的月考更加實惠。一個一百分，給五角大洋。每月二元左右的現金，登在摺子上。禮拜日可以向賬房支領現款。拿了一元大洋走到半里外的酒店裏，請二三個要好的同學，吃一盤炒麵。這是每月考過後的酬勞。畢竟南洋的情形和內地不同。考試前也和約翰一樣，有不少人備了洋燭開夜車。我是貪睡的。熄燈以前，總要上床。早晨溫書，比夜裏好。從前有這樣感覺，現在還是這樣的主張。考，彷彿很有趣的。我始終不明白孩子們為什麼隨考要如此神經過敏！

戶 佃 比

我鄉多大地主。讀書人做了幾任官，刮盡了地皮，告老回鄉，買田地房產，收租享福，差不多成功了一個定則。鄉紳老爺有財有勢，田賦儘可拖欠，租米却不能不收。「糧從租出」是他們的口號。縣官要征租，不得不幫着紳士追租。開倉設賑，雪白的銀洋，成千地收進。十日一限，趕限繳租，可以打一個小小的折扣。過限不納，催甲帶同衙門裏的差役，下鄉催收。要是抗不繳納，差不多和欠糧一樣，捉到城裏坐刑房，戴枷，吃租米官司。單單拘禁在看守所裏還不算，三天一比，開堂追審，又成功了刻板的課程。這叫比佃戶，是冬季裏很忙的工作。

比佃戶實在是一幕趣劇；縣官事冗，不能親自開堂。省城候補人員多，做承審官的收入，足夠供一家過年時的開銷。地點在寺廟裏。三間破殿裏，並列三只公案。同城三縣，同時追比。案前是差役，座後是地主派來的賬房。承審官升堂，一樣要翎頂朝服。殿前一條狹長的天井。對面三間破屋裏是輪到追比的佃戶，約有四五十人。看守所裏押送的差役，當然也在那裏。

賬房把應比佃戶的名單，遞到案上。承審官提起硃筆在佃戶的姓上一點，嘴裏說「王阿土。」站在案前的差役，便附和着喊「傳王阿土。」阿土頭頸裏有一面棋盤大小的枷。跨過天井，到案前跪下。差役一面替阿土開枷，一面說，「王阿土有了。」官問爲什麼欠租？阿土說：「家裏出了事，錢用掉了。」不滿三句話，一支籤，從籤筒裏飛到地下。阿土早已伏在地上。差役蹲下，嘴裏唱：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九、十，」竹板響處，「一百」「再打」「二百」「三只公案前，同樣地在演奏。非常迅速，非常純熟。有的佃戶會得尋開心，問他爲什麼欠租時，回答是：「大老爺家裏死了人。」照例，打時要喊痛。有的竟喊「大老爺要打死了。」二百三百板是常例，四百以上是特別的例外。實在嘴裏唱得快，手裏打得慢。「一二五八九」五個數目，算是十擊，已經一個對折。竹板二片重疊，慢慢地動，一動兩響。兩動已經算是一十；一百不過二十罷了。打完，站起，戴上枷，走到對面。

客 實 夢 話

一個一個地問，打，四五十人全體輪到，退堂了結。賬房和承審官算賬，每名有定價；多打要加幾成。當場付訖，決不拖欠。對面，差役和佃戶也在算賬，也有定價，也是現付，官先走。後面是賬房差役，最後是押送入和一羣戴枷的佃戶。各自鳥獸散。附近有幾家茶館，不少人進去，喝幾開茶，解解渴。走進門，佃戶頭頸裏的枷統體卸下，堆在桌上。茶和點心，差役照例是白吃的。吃完，把小枷細繫起來，由一人挾了，向到看守所去。這是一種表演用的道具，下同開審時再用。

照常時物價，把繳租的錢，這樣用法，可以在城裏享幾十天酒肉飯的福。看守所比客棧便宜。只要開審時表演幾分鐘，換幾十下板子的痛，一切都比鄉裏舒適。地主賬房都明白。如此追比，不但收不到租，還要化不少費用。但是年年如此做去，直到清末。

火 柴

筆者幼時，只有紅頭的廣燐火柴，沒有現行的黑頭紅燐火柴。當時價格，只有三文錢一匣。但是父親對於火柴，却十分鄭重珍惜。放置的地方，非常嚴格，不許我們任意移動。紅頭火柴不但有毒，擦火很不可靠。在春夏之交的黃歷天，吸收了水分，往往連擦十支二十支也得不到一個火。使用的數量父親尤其管得嚴。晚上點燈，只許用一、二支。規定先點着一支紙吹，然後用紙吹點二三盞燈。記得有一晚，弟婦不小心，每燈擦用了一支火柴，竟受到父親一場教訓。當時心裏有些不服氣。以為即使擦用三十三支，也不過三文錢。每晚用三支，一文錢的火柴，不是可以用上一晚？父親如此較量，

近乎吝嗇。現在呢？每匣漲到一元五角，一元八角，還不容易買得到。三支火柴，不是要五分？要是父親看見現在的情況，怕只許我們三個月用一支！

離開杭州到建德，沒有注意到火柴問題。從建德遷到湯溪，寄居友人家裏，廚灶差不多日夜有火。只須略走幾步路，儘可把火柴節約不用。當地通行的火，極方便。利用爐灶的炭燼，一天裏隨時可以用紙吹取火。既省走路，又省火柴，一舉兩得。三年前搬進山村，火柴的供給，漸漸成功問題。那時的價還不十分貴；鎮上還隨時可以買得到。想到從前父親的遺訓，規定每天清早生火，用一支。這時的火，成功了重要的火源。近來這火，彷彿是合門的寶貝了。

法價的火柴，據說還只是每匣不滿兩角。不過，我們以甲長那裏領到的，前後不過三個月。此後每月只有一句話：『上面沒有來。』市上有貨比法價大到十倍多。這等高貴的火柴，不知是那裏來的。這疑問，只有聰明人會得回答。公共機關可以按照人數按月向某處去領。當然，這是便宜的法價貨。不過裏面沒有弄得妥貼，半年裏至多能買到一、二月。還路跑去，常常是撲一個空。『這一個月沒有到，』是一句絕妙的檔駕牌。所以老經驗鄭重叮囑出差去領的人說，『要是沒有，到××室去。再沒有，去見×長』，這樣，總算勉強領到了一個月底分配的數量。

官定了法價分配，結果如此。有人憤慨地說，『這是走官，罪應比走私加一等！』個中底細，只有天曉得。原料無來路，的確是事實。一元五角，一元八角的黑市，却不能不使人懷慕。怎樣可以澈底澄清！是否值得弄個石落水出？聰明朋友說得極漂亮，火柴畢竟是小事。有權吃四十元公米的人不是仍舊化一百五十元買黑市貨嗎？只聽得樓梯響，不見人下樓來。章程法案上的口惠，如何救得了肚皮的飢餓？公佈有禁，實施無貨，白米和黑頭火柴是依照同一方式統制的。

火

柴

野雞大王

二八

讀蔡子民先生紀念集，吳師有一篇四十年前之小故事。文中提到安愷第演說革命，又提到野雞大王。個子並不高大，圓圓的臉，上唇烏黑的鬚鬚，走起路來，一搖一擺，大踏步在福源里小洋房前的踏步上跳出跳進。這四十多年前的情景，如在目前。野雞大王的確很幹練。學社初辦，什麼都從白地上做起。三層樓上睡地舖，沒有幾天，個個人可以有一張新的小棕櫚。自修室裏的桌子方凳，飯堂裏的長凳、方桌，陸續的搬來。學社一天一天像樣，社員漸漸地定下心來。不過，到後來，流行一種懷疑的謠言，說做操衣，野雞大王大揩油。

提起操衣，記得在辦公室門口的階台上，曾經立着和吳師辯論過。社員自己商定的式樣，模仿當時租界裏外國兵的制服。顏色是淡藍灰的，褲的兩側和袖的外側加黑色的闊條三條，再在黑條四週鑲大紅的細邊。配上黃銅的鈕扣，看來確很神氣。好像是爲了這式樣工料太貴，所以一小羣同學被召集到那裏商量改變式樣。當然，經手人野雞大王也在。吳師一個一個理由提出來，叫大家考慮，同學們很固執，你一句我一聲，老是要堅持原議。最後吳師說，外國兵愈是衣褲上條子闊的多的，職位愈小。我突然搶嘴說，我們只要職位小，愈小愈好。推車撞壁，結果照原樣。

新操衣發到的當夜，陸師學堂退學生的代表來上海。夜自修完結，歸宿舍去，路過客室門口，看見吳師等還在和代表談話。站在門口，足足聽了一個多鐘點。怎樣結束這會談，當夜沒有得到消息。幾天以後，行慶力山二兄已經做了我們兵操的教練。他們的操衣不及我們漂亮。紫色小袖，暗黑的

狹條子，不但顏色不鮮明，式樣也很古老。行嚴兄的口令，用的是湖南音的官話。「換腿換」像「歪腿歪」「立正」像「立轉」。德國式的開步走很有勁，大家努力練習。散隊以後，還有不少人自喊自做。

蔡師的小辮子也剪去了。穿上新操衣，和學員一起學兵操。弄堂裏住宅式的小洋房，沒有操場，分做小隊在走廊裏天井裏操。蔡師編入的小隊裏，只有他一個人戴眼鏡。背略微有些彎，頭略微向前傾。講台上諄諄教誨的姿態在隊伍裏依然保持着，沒有絲毫走樣。動作不及孩子們靈活，有時要比日令落後幾秒鐘。但是好學不倦，他上操從不缺課。

愛國學社的社員，太多奇想。一個人提議，好多人附和，忽然決定兵操的口令要各人輪喊。有一天輪到蔡師。他毫不猶豫地站到隊伍前，用了他的紹興官話，喊立正，向左看齊。照例，立字要拉長，正字極短促。他喊時各字同一長短，和平時說話沒有多少兩樣。上課談天他的右手常常舉起來指點。喊口令時，仍舊用上課時的態度，嘴裏喊一句口令，右手舉起來一揮。軍令森嚴，大家忍到散隊。他揮手喊完散隊，全體便大笑起來。有人笑到彎着腰，捧着肚子，站不起來。

鋪 蓋

鋪蓋和人生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吃在肚裏，穿在身上，一肩行李，到處是家。行李中，鋪蓋是主體。鋪蓋可以代表住的家。有人說：「鋪蓋在那裏，便是家在那裏。」這話確事實。歇生意，也叫捲鋪。

蓋。舖蓋又可以代表職業。找不到安放舖蓋處，不就是失業？

學徒進店，要置備一副舖蓋。其次是結婚時的舖蓋。照多數地方的習俗，這是新娘家的責任。闊綽的裝奩中，彩色的綢被，一、二十條堆得幾尺高，足够開一升小客棧，供客用。這可以說是舖蓋的大觀。

新式學校興，初次做寄宿生，彷彿以前的學徒，也要一副舖蓋。筆者幼時，看見家裏人準備舖蓋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。寄宿的是新法中西學堂。不但這一副舖蓋是新的，到中西學堂裏去，還有新的英文讀。只希望舖蓋早完成，搬進新學堂，讀新書，睡新舖蓋，多麼有趣！

開學搬進，放假搬回，幾次以後，忽然搬到了一家私塾裏去做寄宿的附讀生，這未免有些掃興。父命難違，去去再說。一年以後，舖蓋重又搬出。這一次更加興奮。洗滌清潔，可以搬進上海的南洋公學。高大的洋房，廣闊的操場，同學幾百人，多少熱鬧！多少新穎！

蘇滬相隔雖不遠，放假開學時搬舖蓋的手續却比較麻煩。挑伏，小輪船，牛頭車，每次要經過這三道轉折。同行有伴，搬慣了也還便利。平地風波，忽然墨水瓶風潮弄得不可收拾，沒法挽回。上院的大鐘打完第十響，三層樓上的舖蓋像落潮般下來。這一幕集體搬舖蓋，確有些偉大！再經過牛頭車，小輪船，挑伏，把舖蓋搬進家門。捲舖蓋回來，受到一場責罵。蟄居不久，消息傳來，愛國學社已經組織成立。家裏堅持只許這舖蓋做回湯豆腐干，不准再搬進別的學堂。成功了僥倖，只有忍痛和這可愛的舖蓋分手，附在同學的舖蓋中溜到愛國。

從此做了沒舖蓋的流民，老是做同學舖蓋裏的寄居虫。那年年假，跟着同學，寄居在他們家裏過年。三個人合睡一大床舖，用大舖蓋表示大同的意思。招留我們的，就是後來上海大同學院的創辦人。春假以後，從寄居變做分居。東拼西湊，全是別人舖蓋的剩餘。

學社發生問題，被迫解散，捲舖蓋各尋各的門路。沒舖蓋的我，只得跟着寄主的舖蓋行動。葉兄同行赴後，行李已經上了船，突然家裏人找來，約往客棧中去一見。忽忽登岸，舖蓋托我看管。到開船，不見人來。這一副舖蓋從代管變做借用。葉兄家裏人故意做這圈套，把他押回家去。原因是怕他革命。

久假不歸，這一副舖蓋，始終沒有奉還給原主。大約經過了二十多年，才和葉兄會晤。那時，彼此都已有了新的舖蓋。提及舊事，他說：『奉送了，』我說，『早用破了！』一笑了結。這一副過渡的舖蓋，解救了我一個重大的難關。脫離寄居生活，全靠牠。所以至今還感激牠！

紅樓夢

幼時只知道紅樓夢是看不得的小說。沒有機會看，也不想看。同學中有人推崇三國演義。借看兩三次，始終看不滿一本。覺得太嘈囉，太平淡。小說引不起我的興趣，不知是什麼原因。至今還有這等偏見，以為只有養病時用做消遣。

已經當了教員，在同事處見到紅樓夢。借來開特別快車，不滿一星期，看完。那時已經聽到人談過紅樓夢怎樣怎樣好。但是看完以後，只覺得一聲女孩子胡鬧，不知道好在那裏。大約是不懂得文學的描寫，所以不會得欣賞。吃飯，鬧架，哭，頭也弄得昏了。要是真的遇到這一羣頑皮的孩子只有罵的罵，打的打。愛哭的即使哭死，也不睬他。

在愛國女學時，三兩同事在一間小小的後廂裏辦事。夜飯後閒談，蔡師不時提到紅樓夢。他相信

十二金釵不是女孩子，是清初的大員，他很熱地能背出紅樓夢中人物的行動說話。他又能引某大員的行動說話來做對照。一件件，一個個都有來歷，都有深意。常常這樣聽，紅樓夢裏找出了一些另外的趣味來了。小說月報印行石頭記索隱，立即買來看。書中所記大多已經聽過。看一遍，彷彿是溫理舊書。

民元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。蔡師長教部。被召，冒雪，從上海去。在城北冷清清的臨時教育部裏住上三五天，跟鎮憲先生弄了一些臨時課程等類的過渡辦法。人員不多，公事也清閒。夜飯後靠着小壁爐閒談，又常常涉及紅樓夢的故事，比愛國女學時聽到的又多了不少新的資料。蔡師平時談話講書，常保持着一种平穩的態度。意思儘堅決，聲調還是很和平。談到紅樓夢，語調比較不同。特別高興。滔滔不絕，有時會忘了睡覺的鐘點。

在第一次歐戰爆發的那年，路過巴黎，特地約定了一個日期去拜訪蔡師。他的寓所在巴黎近郊的一個小村上，大約要坐三四十分鐘的火車。三個人同去，一個下午，談了不少教育問題，哲學問題。鄉間的便夜飯，有紅葡萄酒助興，和寓主人同餐。餐後閒談，不知怎樣，又拉着了紅樓夢。酒後更加高興，不但又添了許多新的引證，還拿出幾部不經見的版本來給我們傳觀。

愛好成癖，凡是不同的版本，不惜重價都要搜羅珍藏。紅樓夢比鑰匙更重要。在海外旅行，鑰匙不一定必要。但是蔡師行李中却不曾得缺少紅樓夢的。且談且看，幾乎把火車開行的鐘點忘掉。幸而同行中有一位機警，忽忽告別，到車站不滿三分鐘，火車已經到達。要是這末一班的火車脫掉，只有坐談紅樓夢終宵達旦。

新標點的紅樓夢，有一篇胡大使的考證。這和蔡師的索隱，完全不同。看過以後，如墮五里霧中。究竟紅樓夢裏隱藏的是什麼，恐怕只有原著作人自己知道。

山村續夢

復說因由

久違了，各位。痴人說夢，半途而廢。亂紛紛，三個多月的病痛，一個多月的恐怖，飽管憂患，受盡恥辱。正所謂山窮水盡無出路，何處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！且慢！閒話少說，言歸本題。如今重與各位相會，其中定有淵源，容我一一道來。

却說：八月裏的事變，把朋友親戚趕得四散。郵電不通，音訊隔絕。九月三日離開遭難的小嶺頭，十一月六日搬出嶺頭的樟村，十月來到象山。自從五月二十八日在樟村接到社長一信後，便不知道失行消息。最近，離樟村的前一天，接到孩子從長汀來信，告訴我天行上登著我尋我的啓事，但是說沒有告訴我社址所在地。到了象山，略事安排，十三日寫了一信，寄到長汀，叫孩子查明地址轉去。十五日忽然轉到一張新五號的天行，看見第四版裏有捉我的賞格。十六日再寫一信逕寄南平。十七日又轉到社長的來信。隔絕了近半年，繞了幾個圈子，終究打通了消息。不幾天，催稿的函電又接二連三地送來。既經藕藕，自當復說。唯是八月十五日山峯社裏清靜甜蜜的長夢，被悲慘的呼聲重又叫回到紛雜矛盾的噩夢。今茲復說前夢，宛如夢中有夢。五里霧中，痴人或將愈痴。還請各位原諒！

如是我聞

如是我聞民元前十年，壬寅，吳師在東京，因被異國警察押送回國，認為奇恥大辱，中途跳河自盡。這新聞傳到上海，不先不後，恰在南洋公學墨水瓶風潮差不多時期。附驥在南洋退學生隊伍裏的我，當時心理上得到一種極深刻的印象。那時還沒有拜見過吳師。但是暗暗裏受到一種極寶貴的教訓。

八月十五日傍晚，扶病被迫走到「死令部」，談話的結果是拘禁到廟裏。兩個倭兵槍桿上了刺刀，在我們八個頭後面押送。一位上海口音的通譯，提了紙燈籠在前引導。路滑難行，走過村裏用做飲料唯一的泉池旁，太同鄉大發慈悲，連聲招呼說：「當心池塘，不要滑跌。」一路上心裏並不嚇。頭腦裏只覺得空空洞洞，彷彿思想完全停止了似的。一位親戚扶了我，一步一滑地前進。自己和同人生命的危險，竟拋在九霄雲外。突然間被大同鄉一言提醒。「旁邊是水池」「後面是押送的倭兵」，兩個觀念合併在一起，頓時想到了四十年前在東京時的吳師。好！「同樣的奇恥大辱。今夜可以實踐我師無言的教訓！」一轉念，便把自己的前途決定。

水池也好，山坑也好，繩索或者更好。只要不違背師訓，用什麼工具，當然可以隨我的便，有人扶着，不便行動。一個久病的老年人，力氣不能敵幾個壯年。並且，不明白水池的深淺，怎能冒昧嘗試！要做，應做得乾脆。既然妄動了，不就是家鄉諺語中說的「鞋子未做先錄了一個樣？」好在有一個長夜，等夜深人靜時，再相機行事也不遲。

這樣地胡思亂想，幾忘了路滑。不多時就到達廟裏，點數交代，我們八個頭，彷彿古市鎮上的「串石鈴」。石鈴就是山鈴，土名叫「池魚」，形體像螳螂。小嶺頭的巖石裏產得很多。噓聲似狗叫。從日落到日出，終夜不斷地怒吼，好像在咒咀萬惡的侵略戰。山鈴味極鮮美，肉如嫩雞，帶上當做一種特殊的佳肴。據說山鈴常和毒蛇同穴，捕捉極不容易，時價比子雞貴好多。這是奢侈的食品，亂雜時無方開鼎。

地上有大門板，八個頭都亂躺下。默默無言，各打各的念頭。我呢？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很妥適的決議，反而覺得閒適。靜候同人睡去，便可依照決議，解決自己。沒有吃夜飯，肚裏並不餓。走不了路，身體却有些疲乏。心身都定，竟莫名其妙地昏昏睡去。後事怎樣？請看生與死。脫離所有，這裏來便多說。

吃飯問題

吃飯問題

幼時吃慣了父母的飯不知道吃飯有什麼問題。中西學堂要貼飯，開學時只看見父親拿了白亮的銀元交給賬房。每天飽食三餐，到年暑假放學，從不發生問題。南洋裏供飯，不繳膳費，完全白吃，更其寫意。在墨水瀝風潮前幾個月，人心有些浮動。茶樓飲茶處，常常有匿名揭帖，罵庶務員吃餉，學生飯菜惡劣。江庶務手段高明，每次都有方法解決。夜飯添一盆鹽牛肉，各人一大片，雖則苦了我們的國文教師，但是同學們却能平一平氣。所以全體退學的大風潮，不從飯堂起，不從江庶務起，偏

偏從不吃牛肉的國文教師起。

退學生與中國教育會合組了愛國學社。在蔡師領導下，大家合力苦幹。沒有太施主給我們白吃，膳食全歸自理。富有的學生合起來，找廚子，吃包飯，平平過去。白吃慣的苦學生，每月三塊錢的包飯，便成功了嚴重的問題。沒有課的時候，常看見三五成羣地在自修室裏商議。有些同學家裏並不是不出飯費，主要原因，還是父子間在鬧意見。頭腦陳腐些的父兄，不贊成子弟鬧這麼大的禍。有的是不了解蔡師等美意。有時，竟疑心到謀為不軌，故意扣住了飯費，迫令子弟退出這愛國團體。血氣方剛的少年，甘心吃苦，算是爭氣。

這時候的筆者，單身溜到上海，吃飯最成問題，好好白飯不要吃，怎敢再向家裏去討飯費。胡兄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既分給我被褥，又拉我同膳。他們的家教嚴，費用有一定的限制。一個人的預算，要供兩個人用，這問題確很困難。請教吳師，蒙他指示了許多節約的方法。吳師原是勤工儉學的首創者，他說過，只要籌幾十塊錢的路費，去東京留學，一面譯書做工，一面讀書，包可自給。他全家在東京時，便實行這個方案。同時有好多親友的子弟，也跟着他做苦學生。他教我們自己買米，自己煮飯。用自己的勞力來收回腐頭的利潤，每月兩塊多錢，的確可以勉強維持。有過一時，我們連兩塊錢一月也籌不到。他教我們吃白麵包，每人每天吃一餐，一塊半一個月，也可以過去。那時他才回上海，自己家裏的生活，也是在這種困苦中挨過的。

做了教師以後，薪俸收入，可以維持。三十幾年來，幾忘了吃飯問題。有時也學着時髦，講究營養，黃埔學校裏膳食太苦，有礙青年健康。有一年初行糧食管制，古市鎮上有錢買不到米。於是重又注意到買米問題。後來竟行了學米公米，買米問題又成過去。去年夏季，借米登山，自以為和產米豐富的樟村人同進退，糧食當無問題。料不到，六十幾斤白米被劫，躲入寮棚，第一天第一個難解決的

，就是吃飯問題。幸而同去的一位，馬口鉄箱中還保留着三十八斤劫餘的殘米，才把二十多人的生命勉強維持。

亂紛紛，在恐怖中，日夜不斷地想方法借米。陳靈大多被劫，新穀還在田裏。八月以後，吃飯問題，不但嚴重，並且複雜。沒有錢，買不到米。借到了法幣，還是換不到米，借到了穀，還須要人力去舂。一面舂，一面又怕敵人再來劫去。半小籬米放在寮棚旁，用松枝柏葉遮蓋偽裝。半夜有點小聲音，疑心有人來偷搶。戰戰兢兢，無時無刻不注意在食米。直到現在，舊穀債未清，新米債一天一天的堆積起來。物價飛漲，吃飯更難。這問題不將成永久的問題！

只可意會

學外國語言文字，很有趣，也很艱難。初看見英文字母，A B C D，爲好奇心激動，非常高興。三兩個月後，老是一些扇子，筆尖、人、跑，漸漸覺得乏味。把一本薄薄的初階，一課一課地學完，差不多要半年功夫，心上着實有些不耐煩。同班的魏世兄最努力，自始至終，總是一句一句地朗誦，非到能背，不肯停止。考試的成績，當然他最好。

初階以後，照例是進階第一冊。Here is my new book，是第一課的第一句，大家早已唱熟。個人在等新書，不料榮師突然改變計劃，發出來的是一種名叫「蒙皮靴」讀本的新書。淡灰色的硬封面，印上半個太陽。只是大家知道的一種商標。本子很大，裏面全是些中國故事，像孔融讓梨，司馬

光打亂等類。在英文書裏讀中國故事，別有一種風味。用英文拼，書名的聲音像「蒙皮靴」。寫成國字，是「文部省」。讀完一本又一本，加速度進行，着實有些費力。第三冊裏多長篇故事，像拿破崙傳略，林肯傳略等，更覺得難讀。

榮師很熱心，課本外，給我們不少補充的材料。有一天，特地給我一篇英文譯的「讀孟管君傳」，叫我抄了讀。有些詞句，很不容易明白。榮師給我們多方解釋。不過遇到緊要關頭，他常常說：「有許多文法，只可意會，不能言傳。」愚笨的我言傳尚弄不清楚，怎會自己去意會？

榮師很留意字彙。常說各方面用字都要顧到。他說過，平常字要幾千幾百，科學用字要幾百，史地用字要幾百，醫藥用字要幾百……彷彿有一篇細賬似的，總共好像有七八千。那時年幼，沒有注意，聽過便忘了。有一事可以證明，就是課外拿上海發行的文匯報叫我讀。從簡短的小新聞入手，各方面都有，連廣告也不在例外。各式各樣的生字，使我開心，但是也使我擔憂。如許生字，怎能讀得熟，記得牢！

讀上幾年英文，結果是兩個難題：一是生字沒法讀熟，一是文法弄不明白。一本小小的文法書，開始便是講字的分類。名詞是實物，當然不難懂得。但是一句註釋「一隻牛不是一個名詞，一個牛字是一個名詞」，把大家弄糊塗了，同學爭辯，不得要領。請問榮師，再給我們一大批的例子和說明。我聽了，心裏想：「只可以意會了！」「意會」，就等於「含糊了事」。

文法這門胡適員有些神祕。不！這門胡適很容易揭破。進南洋的第一年，英文用二種課本，一是包爾溫課本，一是英文法程。讀本中是外國的故事。已經讀了，並不新奇。最滿意的是印刷裝訂，特別道地；這是「蒙皮靴」讀本所不及的，英文法程每課列若干生字，下面十多句類似的句子。生字旁有國字。最下面是十句國字的句子，要我們譯成英文。

翻譯世界

最初，嚇了一跳，我想只可意會的文法，沒有明白，怎能翻譯！着手先試第一課，容易得很。有現成的句法可以套用，差不多只要換幾個生字。天天這樣，一步一步地進行，不覺得什麼困難。一面在月考後領五角大洋的獎金，一面寫信報告父親，很得意地說，已經會得翻譯。這英文法程，好像是一個鑰匙把這只可意會的祕密打開了。後來借到高班同學的原文文法書，看起來也並不困難。自己讀書，文法實在不是什麼嚴重的難題。說話作文，比較要多留心些文法。

第二個生字問題，的確最難解決，至今還想不出妥善的方法。有一個時期，高興弄數學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買了不少英文舊書看，數學方面的生字好像還容易弄得熟，同樣，看過六七本教育書後，學會了一大批教育生字；看過四五本無線電書後，又學會了一大批無線電生字。定期刊物很有意思。多看，自然會得熟悉。期刊中常有新的花樣出現，字彙更加豐富。

這是沒辦法中的一個辦法。初入手，用最淺近的書本讀。內容十之九已經明白，生字可以猜得出是什麼意思。這樣，不必常常查字典，不至於打斷閱讀的興趣。記得在愛國學社的幾個月，好高不務實，英文課用了一本「真公民」，內容陌生，字彙生僻，夜夜查字典，忙亂的結果，仍舊是一個「只可意會」；含糊了事。

愛國學社才成立，一切正在草創中，那裏談得到開班上課。但是一個最使人興奮的消息傳來說

即日起，先上東文。東文，並不被大家重視。最使人高興的，是東文教師。在墨水瓶風潮的不久以前，從報紙上，從傳說中，大家都知道東京的新鮮事件。這事件太富刺激性。清廷駐東京的公使蔡和甫，喊駐在國的警察進公館拘捕中國留學生，個個人以為是辱國的大事件。跳河自殺的吳先生，就是我們東文教師，不是千載一時的榮幸！

課堂還沒有排好，臨時自修室裏桌凳還未全備。吳師手裏拿着兩捲紙，一支棒，大家圍起來站着，這就是第一課東文。捲攏的紙，打開來是兩張表。開口第一句，吳師說東文最容易，只須兩箇旱烟功夫包。可以學會。他用棒指着表上的符號，教我們五十假名的發音。大家跟着「一X」的念着。同時爭先恐後地把這大表抄在五分薄上，準備退課後自習。

吳師的教法最合學生心理。呆板的練習發音，一定乏味。來一篇假名的故事，什麼和尚，什麼伊呂波歌，什麼半月偈旁的假借，聽得果然有趣，同時也幫助我們記憶。每上一課，在練習中間總有少少價值的故事。接着是文法，句子的構造等。懂得「天二遠波」，的確可以作文句。實在，全文中大多是國字，只有「而可不者也」等，要認識假名。「寫字」變成「字寫」；「作文」變作「文作」，一倒過來便沒有問題。惟一的注意是「不」和「不可不」；肯定否定，不可弄錯。

在當時，用這方法學東文，速成的效力極大。兩箇旱烟功夫，似乎不夠，兩個月的時間的確可以譯書。文學小說用口語，沒有如此省便。小說多俗話成語，留學幾年的學生，也不一定能看得懂。這一個時期，可以說是譯東文書的全盛時代。東文中慣用的新名詞，竟推行到平常的通信上。「大聖急」，「樣」等，連不學東文的人也在亂用。

上海出現了一個「支那翻譯會社」，嚴正地說，應當叫「中國翻譯公司」。他們出版了一種期刊，名叫「翻譯世界」。實符其名，內容全是譯文。第一期創刊號上有一篇發刊辭。這是創作，不能翻譯

。開場第一句是：『二十世紀之世界，翻譯之世界也。』細心朋友說：『二十世紀才開頭不過幾年，要一百年功夫老是翻譯，不怕厭倦嗎？全世界有多少國？有多少種文字？要這許多國完全翻一百年，這是一個什麼世界？』被他這樣一分析，大家不免大笑。

學幾個月翻譯用的東文，買幾本書來，用紅筆鉤改，不必謄清，原本文字旁邊，就是譯稿。送到新書店裏按字計酬，大約每千字可以換大洋一元到二元。寒苦的文人學生，常用這方法補助生活。有時書店不肯收稿，尤其是字數多的大本書。有一位化上比較長久的時間，譯成一部什麼名著，沒法脫手。曾經送到新開的作新書店看過，他們不要。別家規模較小，自不必說。

幾位朋友商量，得到一個妙策。從下一天起，作新書店裏常有人來問，一部新出的名著。天天如此。少的時候問者五六人；多的時候竟有十幾人。有幾人連續問上二三天。店夥回答沒有時，問者還憤憤地表示驚異。老闆知道這消息，才明白這一部名著的價值。打過算盤，決定收買印刷。但是不知道譯者的地址，沒方法去找尋。恐怕這一宗好生意經被別家書店搶去。

正在走頭無路，那位譯者，突然在馬路上出現。急急打招呼，拉進店裏，送茶送烟，說上一大篇好話，願出最高價每千字二元，務必要把這名著收買。譯者的回答是，別家正在接洽中，過一天再說。老闆請譯者留下地址。下一天親自帶了錢去，像搶一般地把稿子買去。這是翻譯世界中的一幕趣劇。

粗製濫造，決不能耐久。時過境遷，烟消雲散。最初，嚴譯的天演論，原富，有不少人當做國文課本讀。在翻譯世界全盛時代，幾乎被人束置高閣。現在這等名著，還保持着歷史的價值。粗製濫造的，連書名都被人忘掉了。現在回想，這幾年裏的情形，不也是一幕趣劇！

轎

從前，車方不通行車輛，陸上交通，只有轎。轎用人抬，大家說不合人道。在前清，坐轎表示顯綽。紫禁城坐轎，是一種極榮譽的皇恩。官階愈高，抬轎的人數愈多。最平凡的是兩人轎。兩個人抬一乘轎，原是最低限度。一個人用力，只能捱或挑。官場常用四人轎。民間結婚時，新娘也常坐四人轎。某處地方有一種三人轎。前面二人，後面一人。據說，這是四人轎的冒牌。迎面看，只當是四人轎，乘者一定是位官員。後面只有一人，決不能算是正式的四人轎，老百姓不貿然亂坐四人轎，不好算是犯法。這便是三人轎所以流行的理由。八人轎只有迎神賽會時才看見。泥菩薩的身份比大員高得多。活人要坐八人轎，是不容易的。

轎的顏色也分階級。兩人抬的玄色轎是大戶人家女僕坐的。藍呢兩人轎，一般人都可以用，藍呢四人轎比綠呢四人轎的階級低。平常的官員都坐藍呢四人轎。在省城裏，只有三大憲（巡撫、布政司、按察司）才有資格坐綠呢四人轎。唯有新娘特別例外，綠呢四人轎差不多等於現在的人力車。略有資產的人家便要用滿裝燈綵的花轎。喪家的轎罩，表示乘坐者服制的輕重。最重的罩用粗麻，其次用細麻，再次用白罩，最輕的只有白布蓋頂。玄色轎是沒有服制的女客坐的。出殯的儀仗中，只有婦女才許坐轎。孝子孝孫不必說，送葬的男客，任憑是一品二品的大員，也只能手執長香在死者的神轎前步行。婦女送葬，一律坐轎，排在靈柩後。看出殯的閒人，往往用手指點着送轎計數。轎數愈多的，

死者愈闊。親戚少的富人，常要硬拉送客裝闊。要是盛大的儀仗，後面只有二三乘送轎，頭大尾小，的確失却了均勢。

民元前的婦女，不能輕易在路上走。有錢的坐轎；沒有錢的，只好關在家裏。在人力車沒有通行到筆者家鄉以前，曾經流行過一種藤轎。街頭巷口，隨處可雇。轎價照路程遠近計算，非常便宜。婦女們得此，比從前略微容易活動。辛亥光復，婦女解放。公然在街路上成羣結隊地行走，愈是文明的，時髦的，愈要到熱鬧的市街上去。風氣一變，恰恰和前清時完全相反。上街買物，變成功富有闊綽的表示。

筆者幼時不慣走路，日常走行，不出三里以外，稍長，常在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有車代步，更懶得走。兩腳退化，到年老力衰時，更不會走。民元起，得了痔疾。略多走路，便要發病。痔疾沒有根本解決，所以更不敢走。如此年頭，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中，食的問題最嚴重。不會走路的人，行的問題也極困難。逃難全靠兩只腳。有脚等於無脚的我，只配被鄙人擡去。

四年前到了某處，住處和學校距離稍遠。到校坐通天轎，彷彿和前清紫禁城坐轎同樣地榮幸。兩枝竹竿，吊着一片木板當座位；一敗樹枝，當踏腳板。上無頂，下無蓋，四週無遮蔽，所以大家叫做通天轎。在紹興遊山時坐過，也還舒服。當然，這種轎只宜晴天。下了雨，只能調課。時常要人抬轎，另叫很不便利。校工中不乏會抬的，人工問題便如此解決。

初時，幾位老朋友，特別體恤我，叫我安心白坐，不必管抬轎人的酬報。我以為不是機關中的總代表，沒有資格開支走路的公費。彼此客氣，結果我占了勝利。月終付轎資，接到一張正式的收條。仔細打聽，我付的錢抬者不拿，是他們的替工費。理由是校工抬我進出，要贖工半天。他們應做的工作，叫人代替。抬轎人抬了轎，少做了工，相抵沒有出入。若問替工是誰，一時很難說定。總之，還

統暫時歸公，將來作爲犒賞。統體支圖，利益可以普及全體。我很頑固，堅持要勞力者直接得到報酬。所以事沒有成功僵局。學期終了幾張法幣直接交到抬轎人手裏。一聲謝謝，幾回微笑，轎資問題，便如此解決。

學校喬遷，不會走路的我，沒法追隨。法令森嚴，留者只得解職。不必上課，走路不成問題。承朋友相助，搬動了百幾十里路換一個寓所，在我看來，差不多已經化去九牛二虎之力。好意敦請，坐轎上山，重又在青年面前說話。臨行，主持人說：「轎資已經付訖」。這一回白坐，自在意中。過幾天，被約去代課。坐轎出入。轎資又不必自付。我想：白吃，白拿錢，還要白坐轎，不是流年星宿好，命宮裏交了白運！

燈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最簡單的生活，可以說用不着燈，沒有燈的問題。幼時，家庭裏用慣油燈（家鄉土話叫油盞）。半盞菜油，兩枝燈草，夜裏溫習木板大字的四書左傳，並不嫌暗。姑丈家有十號保險火油燈。桌面上的光亮如同白晝。姑丈謄寫公文，時常叫我去同桌溫書。這最使我開心，因此讀書更加起勁。後來，寄宿在學校，夜間自修兩個人合一盞油燈。小字的英文課本，也看得清楚。夏天裏螻蛄要飛來撲火。老師不在時，同學們惡作劇，捉了螻蛄，蘸了油，放在火焰裏燒。天天鬧着油煎螻蛄的玩意兒，竟忘了溫書。

南洋公學規模大，有自備的電燈。開關裝在教室門口。頑皮的同學，假裝出外喝茶，小便。出門時順手把開關一捻，突然黑暗，全屋騷動。那時的開關，不如現行的靈活。用力稍差，往往弄到一個不接不離的地位。電燈光忽明忽暗，開關中綠油油的火花時斷時續。開關發熱，嚇得胆小的同學跑出教室，說是起火。老資格的走來，用力把開關一捻，電燈光明，一場喧鬧才告平息。

浦東中學初遷六里橋，教師夜間工作，都用瓷製的火油燈。每人一盞，臥時可以搬到寢室裏，點一夜也不算違背校章。學生寢室一定要按時熄燈。教師寢室可以統夜點燈。現在看來，厚彼薄此，待遇未免不平。當時的校長別有主張。他說，優待教師，原是爲了學生。吃飯問題如此，點燈問題也如此。這理論恰恰和現在的師生同甘苦學說相反。事實上，同事沈兄，非到夜深人靜時，不肯改國文。要是嚴格限制了熄燈，學生的國文課作，或者會終年一字不改也難說。

家鄉蘇州，民元才有電燈。楊保恆（月如）接辦江蘇第一師範，全校一律改用電燈。他說前清點火油燈，庶務員家裏彷彿開了火油棧。其中的流弊，一言難盡。外間不明白所以然，疑心他過慣了上海的舒適生活，自己要享眼福。洋洋大篇的來信，說師範生過慣了洋化的生活，畢業後怎能安心到鄉村裏去服務？這一場筆墨上的燈官司，打得也相當熱鬧。事隔三十幾年。當時的同學，現在差不多散處全國。這幾年裏，仍舊能享受電燈的同然不少。從電燈光改變到青油燈下看書寫字的也大有人在。燈光問題已經成功了多數人的問題，不再和在學時用的燈光發生什麼聯繫。

筆者離建德到湯溪，一年半鄉居，在火油燈光下看報、作文，平平過去。初到古市時，裝了一盞電燈，同住者都快活得大叫着「重放光明」！料不到這光明不過是暫時的。柴油來源缺乏，發電機時開時停。不上一個月，有燈無電。光明又回到了黑暗。幸而火油價還不很大。在美孚燈光下，批閱學生課作，準備物理實驗，也還能勉強應付。

燈

油價一天天地漲起來，傳聞同事中暗暗裡在大量購買，學校裏教師用油漸漸地規定限制。某日市上突然買不到火油。一向未零買慣的，不能未雨綢繆，只好把火油燈暫時放開，改點油燈。夜間做的工作，移在太陽光裏趕一趕，也就馬馬虎虎過去。事不湊巧，來了幾件份外的特殊工作。時期迫促，不得不開一開夜車。燈裏無油，市上買不到，只能寫紙條向人告急。一張回條說，借火油問題，要等商定了辦法再說。

定章寄宿者，每月可用火油一斤。要是高興回家工作，只須向床鋪請假，提了火油回去，門房決不會扣留。一個人的燈油，公諸全家，的確是非常時期中的節約辦法。章程裏沒有規定不寄宿者用油的供給，也沒有臨時借貸的辦法。回條上的說法，理由在此。正好像禮中有了一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獨缺了「嫂溺」援救的辦法。嫂在水中呼救，君子只有先商定了禮，再救。同樣，用鉛筆草率地寫紙條求援，從書桌上發出的批文是：「究竟實情如何，着即詳細聲復，再行核辦。」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。未雨必先綢繆，告急文書，最好在一、二個月前預發。不然，無例可援，唯有等死。

藥去病除

大家都說「藥到病除」，我偏要說「藥去病除」。這不是我故意和大家反對，有確切的事實可作證據。說來話長。「向來胃腸的健康，可以算在中等以上。二十六年冬，離開杭州，搬到建德。或者因為常常多走動，所以忽然間胃口大開。下午等不及夜飯，山芋花生，狼吞虎咽，旁觀的朋友都替我

藥去除病

担心。再撥湯藥，這習慣依然不改。住了一年半功夫，到二十八年黃梅時節，忽然得了胃病，這病很古怪。驟然間肚子饑餓，胃裏會得吐出水來。拿到食物，略吃一、二口，肚子又立即飽漲起來。這怪病很周折，時常爲了些食物亂忙。

在杭州時，有一年大發痔病，同時弄壞了胃腸。一位名醫的診斷，說我的胃腸病有腳氣性。二十年的怪病，使我回想到「腳氣性」的一句話。鄉村裏很容易弄到赤豆。每天赤豆湯，到暑假動身時，怪病居然痊可。我佩服名醫的診斷奧妙，我又自信赤豆湯調治得法，到了古市，秋冬兩季，胃腸毫無問題。二十九年黃梅季裏，怪病又來。那邊不容易買赤豆。時有時缺，不如湯溪便利。暑假中有事到碧湖，一轉地怪病就止。腳氣病原可轉地療養，所以益發使我深信這怪病是「腳氣性」的。

因爲買不到赤豆，所以想找尋維他命B。偶然在報紙上看到金華台灣醫院的廣告，托朋友代買了健胃散作爲預防。碧湖事畢，回來後胃又變壞。每飯不忘地使用健胃散，天漸漸地冷了，胃病漸漸地好了。健胃散的說明上，沒有提到「腳氣性」。但是藥到的確病除。從此我又崇拜健胃散的功效，替他做義務宣傳。有的朋友試了是靈的，有的朋友吃了更不舒服。當然，各人的病情不同，極平凡的健胃散，決不是萬應靈藥。

三十年的黃梅期又到。一餐紅米硬飯，重又引起了怪病。戰事突然緊張起來，一切有些亂紛紛地。在這環境中，食物方面，也不免失了常規，這怪病比前兩年重了許多。有人說這病帶些神經性。消息愈惡劣，精神愈緊張，胃病也愈厲害。的確，看到碧湖的學生在汽車路上紛紛向西走過，在暗淡的燈光下和他們談話，心上有說不出的不安。最嚴重的幾天裏，健胃散失却效力，一看見飯便要氣漲。怪病益發古怪，名醫的處方，連服十多天，也不能有絲毫進步。提前放暑假，恢復原陣地。消息轉好，工作減輕。怪病也休養了。秋天沒有重發，略微不適，健胃散的功效重又顯現。

三十年的黃梅期更加混亂。轟炸、遷屋，一切都失了常規。鄉間屋主人要好，幾個米粉做的餅，又把怪病惹起。胃病還沒有好，七年未發的痔疾忽又發作起來。從五月末到七月終，這兩個月的病，弄得骨瘦如柴，風吹便倒。痔疾很少進步。胃病却漸有轉機。健胃散雖漲價十多倍，存量還相當充足。脚氣性也罷，神經性也罷，總之，兩個月裏怪病的轉機，健胃散不能無功。

事態益發嚴重，準備入山暫避。收拾行裝，除食物外，最重要的是痔疾用藥和健胃散。八月一日最驚惶，決定吃了夜飯上山。已經好了的怪病忽然大發。勉強嚼了一二口硬飯，忽忽坐在烟簍裏上山去。涼風吹來，頓覺頭腦清醒。在月光中行，約二小時。到了山上，怪病平了。吃些小點心，胃裏很舒適。到八月十五日止，半個月中怪病只發過一次。屋小人多，空氣不流通，極像坐海船的三等艙。到外面吹幾陣冷風，吃一些健胃散，怪病很容易平服。我便以為這怪病是「暈船性」的。

十五日早飯以後，便沒有好好地吃。一夜拘禁，十六日脫險，心上最着急的是帶來的幾種藥品。回到住所，滿地狼藉。在亂物堆中只找到了一小匣痔藥。一大瓶健胃散，足足有十多兩，遍尋不得。完了！怪病的靈藥已去，今後再發，怎麼辦？米被劫，鍋子借不到，各人紛紛理劫餘的殘物，沒有想到做飯。肚子餓時，拿些硬鍋疤充飢。說也奇怪！平日三餐吃粥的我，鍋疤也沒有吃壞。半個多月露宿寮棚，跟了大衆吃洋芋、黃豆，差不多全是很硬很硬的食物。不但怪病不發作，並且痔疾也跟了胃腸復元。到現在，已經四個月了。胃很正常，食量比從前加了一倍。米中夾着山芋，吃了也不飽漲。豆腐青菜的滋味，比從前的雞鴨火腿更鮮美。健胃散完全被劫。胃腸的怪病，脚氣性的，神經性的，暈船性的，也同被驚惡的禽獸劫去。這不是藥去病除！

舊夢新夢

一九四二年將放暑假時，一陣混亂，從一個學校裏分離出來。一九〇三年將放暑假時，也是一陣混亂，從一個學社裏分離了出來。相隔四十年，情景極相似。四十年前是在學員的隊伍裏逃。不逃飛機，也不逃兵；逃的是上海租界裏的三道頭和印度阿三。那時蘇報案發，章鄰下獄，巡捕房裏的英文警告，接二連三地送來。同學們逃。我也跟着逃，四十年的世故，把我改變得不肯輕易亂逃。四十年的生活把我弄成身弱多病，不容易再逃，所以一九四二年的混亂，只是看別人逃，自己始終無法再逃。不能加入逃的隊伍中去，做個落伍者。咎由自取，事後受大責罵，正像俗語說的啞子吃黃連，有苦不能說。

舊夢新夢

亂紛紛也相當熱鬧。自己同逃，看別人逃，心理上都有一種忙亂。只覺得忙，不會想到別的。初逃時成羣結隊，彷彿同去旅行，不但不恐慌，反而增加了許多特殊的興趣。逃到一定處所，各自靜下來細細地考量。有的投奔同鄉那邊去了，有的重又回頭。最大的關鍵，是經濟問題。一向同進退的胡兄，才到東京沒有幾天，跟着秦兄再回上海。頓時失了依傍，心上有一種不能用言語形容的苦。胡兄體諒我進退兩難，臨行給我幾十元，囑我暫時維持。並且由秦兄的介紹，從鈕先生處轉送來一本譯稿。不幾天，校稿的酬報，也陸續送來。生活，當然還沒有問題。可是同學星散，心理不暇寂寞，比餓肚皮還要痛苦。才見面的鈕先生是唯一的親人。物質上，精神上，都只靠他安慰！這是四十年前的舊

夢，怎會忘却？

五〇

四十年以後，眼巴巴看人家上路。熟人愈少，消息愈惡。後來，被迫着自己也不得不逃。再是一陣太混亂，幾乎逃進了鬼門關。忙亂熱鬧已過，靜下來，重又看同逃的朋友一個個離他而去。不能用語言形容的困苦，重又在心裏日夜地擾亂，幾乎使我發狂。這實在太難忍受了。不明白我心理的人，常怪我脾氣太壞。憐憫我的人，怕我身體不好，所以肝火旺。精神上的困苦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姑且丟開，不再分析。物質上却和四十年前大不相同。兩手空空，只有幾堆零亂的衣物。柴米油鹽，沒有一件不要操心。胡兄不在，鈕先生不在。四十年前只須自顧自，一個人吃飽便過去。四十年後的問題，是十多人的肚皮。只有半年多交情的周兄突然來訪，一張五十元的法幣，彷彿重又看見了胡兄，使我暗暗裏流淚。再對我脫手些剝削的殘物，預計十多人可以吃一個月。相識的久暫，不一定和交情的深淺成正比，羅王藍李，都是搬到了才認識的。或貸穀，或貸錢，救助的降情，和當年的胡兄一樣。一位胡兄化成五六位，我們十多個化子，就這樣地活了幾個月命。

重慶的快信，隔了三個月才一一轉到。特約編輯的信，極像四十年前鈕先生送來的譯稿。從校對昇到編輯，四十年的光陰，還沒有白費，和團體性的學校分離，一個人坐在書桌旁弄筆墨。時間雖相隔四十年，情景却完全一樣。這種生活，未免寂寞單調。失了業，沒有辦法。四十年前的脚力好，還能在牛込，本鄉，神田間訪同鄉，找同學，或者在舊書攤上翻翻書，小書店裏看看新雜誌。現在，幾個月的好病才痊癒，最時髦的爛脚也輪到了我，決不敢再輕易舉步。

四十年前的交通，比現在好像還快些。從東京寄信到家裏，大約十天中可以打一個來回。在混亂後通信，相距不過百幾十里，幾個轉折，半個月或三星期，不算什麼稀奇。正在無聊困苦中，各地老朋友的朋友，一個一個地轉到。接近戰區的王兄特地託人帶來救濟，連續了幾批。趙兄又連匯了兩批

。同病相憐的徐兄章兄，自己新遭大故的禍，也在艱苦的生活中，分金分食。化子並沒有開口討，施主們自動地施捨。一位胡兄竟化成如許。這四十年的生活，的確有些意味。到後來，彷彿孫行者的汗毛，胡兄愈化愈多。老鄉江兄，老友樓毛金兄，他們自己逃來逃去，老是在病，匪中打圈子，也慷慨解囊，想盡方法，把自己吃的葷糖分我。天行社長，三個電報，兩封快信，一個賞格，好久好久才轉到。預給相當量的稿酬，使賣文的化子，平安渡過青黃不粒的難關。這是四十年後的新夢，將來怎會忘記？

四十年前最愉快的印象，是某一天宗仰師突然駕臨我們本鄉的下宿。他是普渡衆生的上人。一句話把我渡到中華學堂裏。四十年後的現在，烏目山僧轉世，潘公一隻船，重又把我們這一羣化子渡出了苦海。相隔四十年，今昔的遭遇一一可以對比，奇也不奇！

煙

煙 在我們年幼時，香烟是一種新興的流行品。從古老人眼裏看來，和牙粉黑襪皮底鞋子，一樣地「大逆不道」。記得最早看見吸香烟的是姑丈那裏的蔣世兄。二十左右的翩翩少年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梳着油光的辮子。不時拿出品海牌香烟裝在象牙嘴裏抽吸。這是當時最時髦的。姑丈待人寬厚，蔣世兄公然吸香烟，從來沒有受過他的譴責。別位長輩的見解却不同。背地裏竊竊私談，都說蔣世兄恐怕不很規矩。從吸香烟被疑到別種不規行為，這是蔣世兄自己也夢想不到的。

自己學會吸煙，已經是香煙盛行的時代。那時父親也覺得香煙比旱煙便利。他尤愛老美女牌雪茄。假期從上海帶一百枝送他，慢慢地吸，可以供一個學期。用粗茶葉炒乾了，把雪茄煙埋在裏面，不但可以防濕受潮，吸時還有一股特殊香味。老美女牌是最普通的貨品；價廉，物也不劣。名貴的雪茄，當然不配教師享受。偶然嘗到一二次的禮品，的確別有妙味。

時吸時戒，忽而香煙，忽而雪茄，到現在還不能和煙類絕緣。五六年前，自己限定每天夜飯後，吸一枝香煙。另外在家時吸水煙，出外到校絕對不帶煙去。當時新生活正在嚴厲推行。這樣自制，可以說是老生活追隨新生活一起運動。七七事起，從廬山趕回杭州。第二天到陳列館買一枝短小精悍的煙管；準備用宏大昌的烟絲代替夜飯後的一枝香煙，烟價並不增加。從杭州搬到建德，從建德搬到湯溪的王俠谷，每夜一枝煙還能够平安維持。三年前遷居松陽，小美麗仍不過幾角錢一小匣。農場裏用本地的煙葉試製雪茄成功，色香味差不多和老美女一樣，這是吸煙人的救星。後來小型雪茄，風起雲湧。物美價廉，不但香煙不必要，就是小煙管裏的旱煙，調劑。

久不買香煙，不知道香煙的市價，偶然在朋友家裏吸到一枝，只覺得帶着煙火氣，沒有雪茄香甜。誰知一枝的價格要大洋六毛？嚇了一跳！從前一元三罐的小美麗，不是開出來還有幾角或一元餉贈品嗎？一枝六毛，五六得三十，五十枝不是要三十元嗎？上課一時俸給二元，五十枝香煙，要上了十五點鐘課才能換得，這未免太貴了！從前香煙便宜，什麼人都吸。雪茄似乎比較名貴，在大車裏看見吸雪茄的，總是神氣十足的老闆。現在，翻了一個身，這裏附近的小雪茄，什麼人都吸，只有幾位最闊綽的，才有資格拿出六毛一枝的香煙來請客。

短短的四五十年裏，香煙從時髦到普及；從普及再到名貴。這彷彿也是一種趨勢。六七年前厲行新生活，香煙不准在路上公開地吸。這時候的香煙好像是私生兒。大家鬼鬼祟祟，躲在廁所裏。獄室

裏偷吸。有幾位大癮頭的朋友也不敢公然拿出香煙來敬客。有一年，我們的家鄉突然發現一種奇怪的標語。牆上，電桿木上，都貼着『釘！棺材釘！』這決不是出賣棺材釘的廣告。大家推想不出是什麼花巧。幾天以後，公開的宣傳出來，原來是一種教會裏主持的禁煙運動。『吸香煙等於自殺，所以香煙等於棺材釘。』這是他們宣傳的要旨。

茶

茶

日日開門七件事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茶雖殿居末位，但是仍舊是日常必需品之一。客到奉茶，是我國一種重要禮節。貴賓光臨，非原泡不可。隨便用壺中的現成茶，視為不恭。舊日有一種專為敬客用的茶杯。上有蓋，下有托。左手持托，右手捧蓋。『請！請！請！』動作有一定的常規，不能造次失禮。官場的規矩尤特別。客到送茶，只當陳設，絕對不許飲用。主人手端杯蓋，二太爺立即高喊『送客』。這種逐客令，比西洋人看時表更加厲害。主人起立送客，任你不識相，也沒有再坐着瞻嚮。某年，有事拜訪一位老友。他已榮任縣長，照例在花廳相見。舊雨重逢，談得十分高興，他舉杯喝茶，我起立告辭。他說：『我們不拘俗禮，且喝且談。』那時已是民國，官場的舊習慣，儘有人個別打破。若在前清，一定要主人吩咐『換茶』，才可以且喝且談。

坐轎車到蘇北參觀學校，每到一處，必定有大碗的原泡茶喝。時值初夏，天氣炎熱。風塵僕僕，這一大碗如同甘露。臨行，再喝一大碗，然後登車，彷彿是那邊一定的禮儀。一去三十里，先裝一飽

，確合需要。鄉村小學設備簡陋，馬口鐵製的茶壺是必備的。構造像水爐。大小和五磅熱水瓶彷彿。中心插幾枝高粱稈，不幾分鐘，壺水便可煮沸。這一種靈便的家具，別處沒有見過。

朋友從廈門來，贈我幾瓶鐵觀音。照着慣用的方法泡了喝，苦得不能上口。後來打聽明白，原來品茶另有品法，我們做了阿木林，白白把名貴的茶葉浪費。一把很小很小的茶壺，裏面裝滿了茶葉，把壺塞好。另外開水壺裏的水澆在茶壺上。從茶壺嘴裏，斟出幾滴醬油般的濃茶在極小的杯裏。舉杯把幾滴茶倒在嘴裏。切不可咽下，宜用舌尖輕輕地品。先苦後甜，餘味可以連續幾分鐘。在飽餐油膩以後，清涼開胃，比嚼橄欖還要有趣。有人說，鐵觀音的刺激力極大。有人捨不得把品過的茶葉拋棄，倒在杯子裏，用開水再沖，喝了一杯，竟半夜不得安眠。

日本的風俗，客到也必敬茶。小茶壺叫「急須」，大小和品若用的差不多。開水壺叫「大瓶」，大小和平常茶壺差不多。茶杯比我們的酒杯略大。從急須裏斟到茶杯中。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。舉杯對喝，一氣咽下，嘴裏還要做出一種吸收的聲音來。綠茶味很淡。慣喝的人恐怕一大瓶的開水全泡了茶也喝得完。淡而無味，不滿半口，怎能解渴？照例不喝第二杯。這未免太小氣了吧。

西洋人喝茶的方法和我們不同。我們用開水泡，茶有香氣。他們放在水裏煎，苦澀像藥汁。加入了牛乳白糖，苦澀中再撻了甜味，比咖啡，可更難下咽。某年在倫敦，被朋友邀到茶店裏去吃茶點。因為喝不慣，叫跑堂的另外拿一壺開水來。跑堂好奇，站在旁邊參觀。我從茶壺裏斟了小半杯濃茶，再加開水沖淡，恰和我們的烏龍茶彷彿。舉杯緩飲，一面再嘗些蛋糕。跑堂見所未見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茶可以這樣喝的！」我接嘴道：「這是產茶國裏的喝茶法。」冰茶最合我的胃口。濃度恰好，一小塊冰，一薄片檸檬，不必加糖，清涼可以解渴。熱的紅茶裏，放一小片檸檬，再略微加些糖，也還可以喝。

從前愛用杭州式的旗鎗。後來覺得安徽的毛尖價廉味濃。彷彿吸煙，癮頭往往愈弄愈大。三十一年八月裏，一場大混亂，弄得沒法喝茶。拜湯時喝到半杯開水，已是無上妙品。同逃者大多冒着下痢的危險，用山泉解渴。半個月的寮棚生活，把喝茶的習慣革去。胃腸疾病不復發，或者不喝茶也有若干關係。

酒

酒與我無緣。提到酒，就要頭痛。家鄉習俗，冬至節有白酒喝。味甜似糖湯，不會飲酒者喝一小杯也不至於醉倒。甜酒釀，據說是常州的特產。過新年時，在玄妙觀小店裏吃些酒釀。別有風味，但多吃了也要面紅耳赤。立夏節家家戶戶吃酒釀。有一回竟吃醉了。姑丈笑我，他說：『酒是仙人喝的。』沒有仙骨，當然不生酒胃。飲即醉，不希望學做神仙。

紹興的京莊花吊，只覺得酸辣難咽。北方的白甘汾酒，更覺得觸鼻難管。飲酒原是取樂。勸我喝酒，比吃藥更苦。在十六七歲時，表兄結婚，和別人猜拳，喝了幾杯罰酒，弄得頭昏眼花。跟着衆賓客闖新房，醉臥在新床上，使主人手足無措。叫醒時，賓客已經走得一個人也沒有。如此鬧房，雖非故意，然而太惡作劇了。

在愛國女學裏過年，又被紹興弄醉。這一次是蔡師一人之力。蔡師爲人，溫和而爽直。記得南洋公學墨水瓶風潮時，夜飯後全體學生在大會堂裏開會，情勢非常激昂。他受了盛督辦的囑托，特來調

解。登台說明，絲毫沒有模稜兩可的說話。『究竟你們要怎麼辦？』『辦不到便怎樣？』『好！明天九點以前回復。沒有回復，大家走。』如此說法，多少乾脆！所以在拍掌聲中他下了台，一位領導的同學說了幾句話，大家便安然回宿舍去睡覺。靜候下一天督辦的回復，不再亂紛紛湧來湧去。

但是那天吃年夜飯時，他却變得不再直了。紹興人未必個個人豪量。沒有幾杯，蔡師已微有醉意。紅紅的臉，老是對我笑，要我喝酒。到後來，握了我的手，帶着幾分強迫。半杯不算數，定要一杯。一杯才喝完，又來一杯。從來沒有討價回價的蔡師，喝酒時竟大用其生意經。他的生意經成功，我頭痛心跳得坐立不住。溜到房裏去躺在床。上。他們吃完後還興高采烈地彈風琴唱歌。一個人提議，許多人贊成。全體出發到馬路上去看熱鬧，不許有一個人缺席。走到我房裏來，拖我同去。師命雖難違，這一回實在無力違從。蒙他特赦，許我留守。昏昏睡去，半夜裏吐了滿地。房間裏的酸臭，幾天不散。

皮酒比紹興淡。德國人當茶喝。柏林軍人俱樂部的皮酒，特別便宜。抽煙，飲酒，談天，極像我們的茶館。略飲幾口，還可勉強敷衍。白蘭地常用做急救的藥品。某年夏從杭州回家，早飯後肚子有些不適。預防在車中發痧，喊了一小杯白蘭地。沒有多加水，喝下便醉倒在座位上。茶房看見着了急，立即去拿藥來救急。回到家裏，家中人也當做發痧。請醫生診視，他輕描淡寫地說：『大約是酒醉。』拿出幾片血炭，說是吸收腸裏的氣，就會好的。

輪船上大餐間裏的西崽，頂會用生意經。站到身旁，拿着一張酒水的名單，請問：『用什麼？』我在老內行處學得一些門道。一日四五錢，包在票價裏。菜單上儘可點吃。酒水單動一動，就要自己會鈔。所以每逢西崽拿酒水單請問時，我便回答：『清水。』此水不比那水。酒水單上不列清水，照例可以白喝。有時實在調意不去，偶然也點一瓶鹹水或沙水應酬應酬。從前，不過三角多錢一瓶。每

天喝一瓶，全行程的酒水賺，不會超過五元。

洋酒名目繁多，價格昂貴。稍不留心，會使你化了許多錢做阿木林。記得前清南洋勸業會時，上海鼎鼎有名的西餐館在會場裏設了分館。內地出來的人，學吃西餐，不懂得酒水的門檻，曾經鬧過一場笑話。餐價不過一元左右。約幾位朋友，上西餐館，當時是一種時髦的行動。西邊請點酒，客人隨便亂說。誰料賬價開來，三客大餐，連酒，竟要五十多元！主人發脾氣，說西餐館欺人。相持不決，要喊警察打官司。其實，照當時的市價，一瓶白蘭地，的確可以買到二三十元。老牌的西餐館決不會故意欺人。幸而客人多方調解，主人的氣才平。這一個笑話，傳遍全會場。大家都說：「鄉下人吃大餐，阿木林！」

糖

糖

糖！這個富於誘惑性的名詞，多少甜蠻！對小朋友表示好感，我們都說「給糖你吃」。小孩子個個愛吃糖。老年人也有不少愛吃糖的。就是不拿真的糖出來，空說幾句好話，也叫「甜頭」。甜頭話是個個人愛聽的。甜言蜜語，笑裏藏刀，天下多少人甘心上當！古今來的好雄，也無非是嘗了一些不兌現的甜頭，才埋着良心賣國。

我鄉習俗，小孩子初上學，要請老師同學們喝糖湯。加入七八粒糖桐子，名叫補氣湯。糖與和的土音極相似。喝和氣湯的意思，是希望同學間相和睦。新娘第一天進門，也要送和氣湯給衆賓客喝，

意思是差不多的。用糖湯滾糜情間的融洽，這就是「一種實事求是的甜頭政策」。

五八

結了婚的女子，從做新娘的一天起，終生用糖來和尊長相周旋。俗名送湯，兩盆潔白糖堆得二寸多高，兩小杯蠟燭或熟桂圓，一家一家送給尊長的婦女。這是新娘子最重要的禮。從此以後，每逢婚娶慶壽、送禮以外，送湯是不可免的。花色繁多，同是糖，有砂糖和冰糖的區別。冰糖用在喪事，慶壽時的砂糖要成功壽桃形。現在，婦女解放，這一套甜頭俗禮，已被淘汰。但是婦女們出外做客，仍舊要買些巧古立太妃等做上門的禮物。只不過格式不拘，種類隨便，比較可以自由伸縮。多少要送一些甜頭，這習慣還保持着牢不可破的潛勢力。

以糖起家，是我鄉傳誦一時的故事。曾記得幼時跟父親在玄妙觀前最熱鬧的大街上，路過一家煙店的櫃台前，常常被金伯伯拉住，一小包粽子糖遞到手裏，有時竟送入衣袋裏來。粽子糖很小，形式像四角粽，透明的淡黃色非常好看。含在嘴裏，甜津津，可以延長到一個鐘點。金伯伯在煙店前設一個糖攤。因為製法道地，所以生意興隆。洙泗巷口的粽子糖，價廉物美，馳名城鄉。別人家做的，日久要變乳白色，二層一層地，會剝得脫。惟有金家攤上的出品，放一年半仍舊不變。每只價小錢二文；一百錢可以買五十隻。

花樣翻新，「謝家糖」又傳遍了城鄉。金家攤上人山人海，大有應接不暇的局勢。所謂謝家糖，實在是粽子糖的變相。每條四只，每只不過粽子糖四分之一大。一文錢買二只，定價也只不過粽子糖的四分之一。金伯伯誠實不欺，並不相換了一個名目，多賺錢。不久，金家攤遷入了對面的一所屋子裏，「采芝齋」便成功了全城最有名的糖果店。據說這還是謝家糖的收穫。在粽子糖中夾着一些玫瑰糖漿，名叫玫瑰糖，又吸引了成羣結隊的顧客。花樣層出不窮，生意日盛一日。

一年一年地過去，金伯家中的人口和經商的資本，以同一步調發展。一條大街上差不多樣子的糖

果店，添設了四五家。這都是一棵老樹上分出來的雜枝。說也奇怪！店鋪優添，生意並不因分散而清淡，彷彿雇客也在增加似的。火車通，外來的遊客都要帶些土產去。交通便，親朋間的交際繁，出門時帶些家鄉土產做上門的禮物。所以蘇州火車站上的旅客，不論是本地人或外來人，手裏提的是糖果，綢緞裏裝的是糖果。糖果的銷路愈推愈廣，金伯伯的後輩，便富有起來了。

金家店激起了同業間的競爭。別人家不甘落伍，迎頭趕上，一條觀前大街差不多變做糖果街。蘇式糖果自成一種格式，和廣式西式鼎足而三。某年，街上新設了一家廣州食品公司，玻璃窗裏貼了一張「吃在廣州」的廣告，激動了本地糖果店的不平，一場爭執，廣州公司把廣告取銷了才結束。彼此在糖果上爭霸，甜頭被人們如此重視，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！

鹽

鹽味甜，象徵幽閒。鹽味鹹，象徵嚴肅與緊張。二十六年冬，從建德坐船到湯溪，一路上在江中同行的大多數是鹽船，三十一年秋從古市到雲和，一過大港頭，江中同行的又多是鹽船。運鹽，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。

鹽最早被管制。上海附近，獨通行私鹽。京滬路還沒有開通的時候，蘇滬交通全靠小輪。某年年假，帶一學生，從上海回蘇州。他有一個親戚託帶兩件行李。一件是鋪蓋。還有一件是一只特製的白鐵箱，小輪上行李沒有限制，多帶兩件，沒有什麼問題。到了家，才知道白鐵箱中盡是上海的私鹽。

過年時用鹽多，上海私鹽價便宜。食鹽小利，幾乎給我吃一場莫名其妙的鹽官司。照法，運鹽要有憑證。老百姓偷運私鹽，罪相當地重。幸而經過海關時沒有打門白錄箱來檢查。要是查出，捉將官裏去，雖有口也爲法申辯。

鹽商本客，從前用來代表富人。曾經到蘇北去參觀，路過揚州清江浦，到板舖。這是淮鹽的中心，可以說大城市的繁榮，全建築在鹽上。揚州的繁華，素來是有名的，清江浦當時的小學，每年不過二十千大錢的經費，但是城裏的菜館點心店，不比江南差。一位朋友請吃早點。幾道菜，一碗麵，比平常的宴會還要豐盛，最著名的是鱸，煮法的花樣真不小，可以全用鱸做一席酒餐。據說鹽商鹽官最清閒。空着沒有事，專心在吃的方面用心計，弄花巧。

板舖靠鹽河，是一個很小的鎮，灌雲縣就在此。從淮陰坐小輪，黑夜才到板舖。輪埠在鎮外，走過幾里暗路，到鎮已午夜，但是街上的店舖還是燈燭輝煌地開着。如此小鎮，有這樣的夜市，阿木林的我，不由得奇怪起來。同行者熟悉當地情形，告訴我說：「這正是最熱鬧的時候」。

鎮上全是泥牆茅屋。但是最道地的西式房子，卻在茅屋的裏面。鎮上找不到一家可以坐坐的飯店。但是最著名的廚司卻有好幾個。鹽商鹽官們深居簡出，誰高興上菜館？他們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自己做壽，太太做壽，老太太做壽，姨太太做壽，小寶做週歲，這一家，那一家，一年四季沒有間斷的日子。今天這家吃，明天那家吃，叫了廚司在茅屋裏面的西式房子裏暢敘，原不想到外面來上菜館。吃酒席變成家常便飯。好幾個著名的廚司，忙得沒有一天空。

街很短，上面夾着一條奇臭的溝，名叫市河，實在是一條尿河。兩旁店舖裏，陳列的全是洋貨。和街道房屋比，覺得太不相稱。絲織、香水、口紅等女人用的裝飾品和化妝品特別多。這當然不是供一般婦女用。朋友說，這一個小鎮上，妓女有百多家。他們天天在做壽人家應酬，也相當地忙。

狎妓，飲酒以外，還要抽鴉片。這是他們的三部曲。一時高興，妓女升做姨太太，大家送禮祝賀。當事人太排筵席。這一來又要熱鬧三五天。他們吃了鹽飯，白亮的銀洋，莫明其妙地會得送進茅屋裏面的西式房子裏面來。儘量揮霍，也不至於虧空負債。不！幾年以後，要盈餘幾萬是平常事。

據說，像板舖這種地方，只有極闊綽的鹽商鹽商和運鹽的鹽工，很少有小康之家的中產者。鹽上開店的生意人不過是極少數。在那裏辦小學有一個極周折的問題，鹽商鹽官的少爺小姐們不肯和鹽工家的大毛小狗們同學。

鹽是頂重要的。淡食，人活不下去。有了鹽和米，便不會得餓死。鹽比黃金更名貴。照板舖的故事，鹽中確有黃金屋，鹽中還有顏如玉，你怎能不信呢！

豆腐

豆

腐

前清做官，學老師最清苦寒酸。相傳有一付聯句，上聯是「羅武揚威，隔窗對門斗一指」；下聯是「窮愁極慾，提籃買豆腐三文」，「可謂形容盡緻。在前清，三文錢豆腐，的確可以勉強做兩餐飯菜。就是在二十八年，青菜豆腐，還可以在學校飯堂裏不時出現。年來情形大變，能吃豆腐，雖不算窮者極慾，也是够做稱做滋養充足。據學生報告，飯堂裏早已不見豆腐的形跡。偶然吃到豆汁，和從前每星期一次的肉，同樣地受人重視。跟價宜替，雷厲風行。市上豆腐從此絕跡。

幼時曾看見牢獄裏病死的囚犯，從一個牆洞裏拖出來，裝在一口薄板做的棺材裏。縣官的封條，

上面用朱筆批過。差役買一塊豆腐，用手捏碎，代作漿糊，把封條在棺材口，上下斜貼。這樣，就了結了一件公事。現在的豆腐和魚肉一樣地名貴，恐怕不再有如此闊差役，用豆腐來貼封條了。

豆腐的意義，有好多地方是不吉利的。大家都知道豆腐富滋養。但是不敢拿豆腐請客。只有喪家，才請吃豆腐飯。窮苦些的，老老實實用豆腐做主菜。闊綽些的，八盆五菜，十二樣盡是葷腥，只有一碗豆腐湯，還要拉了蕪荳作伴。最闊氣的，用魚翅全鴨等盛席，也免不了湊一碗口蕪荳湯，以符合吃豆腐飯的俗習。

三十一年夏天裏避難山村。房東做豆腐，鄰重將事。送我們一碗豆腐釀，彷彿是一種重禮。心上不免有些奇怪。但是山裏沒處買豆腐，嘗嘗豆腐釀的滋味，儘够過一過癮。却後，村人在廟裏謝天地，做大豆腐。我們才明白，那邊的風俗，豆腐和祭祀大典有關，不是輕易可以吃的。在杭州也常見，七八位老太太圍桌坐着念經。另外一個香案，供着一板豆腐。「念豆腐經」是我替他們提的名詞。換了一個縣份，風俗習慣，略有不同。恰逢舊歷過年，家家戶戶忙着做年糕、豆腐。據說過年四件大事，糕、豆腐、糖、肉，至少要做兩件。無論怎麼窮，糕和豆腐、借了債也要做的。黎明即起，忙一個整天，到夜裏十二點以後才完結。看到全般做法的過程，機會真正難得。

做豆腐並不麻煩，不過凝結後上面用磨石水桶，加重壓力。結果成功個在豆腐與豆腐乾的中間物。一斗大豆，只做一板。和市上的賣品不同，可以拿在手裏拋弄。一大鍋的油恐怕有五六斤。燒熟後，把豆腐切成薄片或細條，放在油裏煎。這工作最化時間，不能性急。一兩塊豆腐切了片，划了條，煎起來便有一鍋。煎老，撈起，再切，再煎。四五板豆腐，完全煎好，常常要到半夜。煎成油豆腐，用炒熱的焦鹽拌了幾套裹裹。這是過年時最重要的菜肴。

看尚豆腐最合算。主人一定拿來請客。只要你消化力強，儘可吃一個飽。有了些交情，一大碗油

豆腐送來。蘸了醬油，趁熱就吃，別有風味。市價一塊錢不過能買到近十個。五六個一碗，售價在六元以上。隨便送人，還是村裏人過年時的臺舉。他們用的是自己種的豆，燒的是自己採的柴。茶油也是自己山裏的出產，只有點藥用的鹽漬餅要用法幣去買。

五六條年糕，一大碗油豆腐，估價要近二十元。一份一份送來，流浪作客，不知道用什麼東西做答禮。限價後的新年，市上更找不到菜蔬。要是沒有這些油豆腐，只好吃白飯。豆腐真是救命王菩薩，怎能說是不吉利！

愛國名師

愛國學社是不倫不類的怪機關。定名學社，不叫學堂，已經有些奇特。組織和當時的學堂不同。教師可以分作兩類。一類是學員中程度高的，任教低級。一類是前輩的名師。名師並不多。但是學問高，思想新，都是學員們崇拜的名人。上課的方式也有兩類，學員担任的，分級上課，每班人數不多。名師的課堂裏，常常擠滿了全社的學員。不論懂與不懂，沒有限制，差不多和大學裏的公開演講一樣。

吳師的教法最受人歡迎。引人入勝，莊諧交作。相當初中一、二年程度的五六班生，和大學程度的特班生，個個都聽得滿意。黑鬚鬚的嘴唇一開動，直到退課，沒有停頓。威嚴的眼光，不斷地掃視。從耳朵裏眼睛裏受到的教誨，每課都是很豐富的一大堆。課後靜想，彷彿吃橄欖，足夠三五天的回

味。

蔡師的口才並沒有什麼特色。發音像杭州官話，中間夾些紹興的土音。頭向前傾，眼光對着大眾。穩立不動，不時舉起右手。用着平穩的音調，把書句的來歷出處一一列舉。乾燥乏味的經典掌故，從蔡師嘴裏說出來，多成功平淡有趣的故事。內容雖偏重考證，但是措詞却十分平淡通俗。沒有多少模稜的初學者，聽了也可以略窺一些門徑。

章師身穿唐服，手揮麈尾，走到教室，一鞠躬坐下。打開那特種的政治學譯本來，自不轉睛地閱看。三層樓太課堂裏，幾十個同學，寂靜無聲。各人用高速度開快車，才不過看了七八頁，忽然章師開口講解。急忙翻書找尋，他發揮批判的，已經在二三十頁以後。要言不煩，不滿二分鐘，他便停講。隔三分鐘，再來幾句，所講的又在十多頁以後。

閱讀最快的同學，也常常覺得追趕不及。一點鐘的課，至少要讀書六七十頁。二百多頁的上冊，沒有幾天，他已講完。從東文翻譯的課本，不但句法生硬，還有許多政治哲學的新名詞，頗費推敲。但是章師所講盡是最精要的心得。所以大家都說，沒有深切的研究，休想去聽他的課。他目光老是注視在自己面前的書上。閱讀時如此，講解也是如此，後來有許多同學溜逃不到，只剩了十多人。章師既不點名，又不估計人數。我們推想，只要有一人願意跟他學，他決不會因人少拒絕。

在名師門下聽課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吳師上課，我們要有靈敏的耳朵。豐富的內容，像潮水般湧進耳朵裏來。要是腦子來不及把要點捉住。一場開心，或者會一無所得。吳師的教誨都隱藏在有趣的笑話背後。不加思索，只能聽得一些皮毛。蔡師上課，一面用耳靜聽，一面還要目看書。聽到的話，本是文句解說，是更深一層的精義。什麼都有來歷，一句書，一個詞的說明，紀錄下來，可以成功一篇文章。有時他說明以後，再指示大家參看別書。從一句書搭到別一篇文，從再這第二篇文搭到另外

一本書。有志深大者，跟了蔡師學，不知有多少書可以看。上章師的課非但要會得着書，並且還纔纔預先多着些書。他講的是自己研究的結晶。我們淺學，沒有多少涉獵，怎能了解？

上吳師課像喝檸檬茶。酸甜香澀，其味津津。上蔡師課像喝開水，淡泊中的甜味，愈辨愈永舊。

上章師課像品鉄觀音。不是老在行，要嚇得逃走。吳師還在蜀中，蔡章二師已歸道山。獨居精神糧食極度恐慌的山村，話夢充飢，妄事批評，罪該萬死。

中山方

流浪到東京，住在本鄉區的一所下宿裏。一面補習語言，一面譯書，生活不免有些無聊。書稿還沒有找到買主，付房租飯費的日期却一天一天地接近。同住的同学，彼此計議。大多是空話，很少可靠的把握。下女來報，說有一位御客樣光臨。話猶未完，走進房裏來的，原來是愛國名師，講革命佛經的烏目山僧。喜出望外，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話好。

在學校裏大家稱他宗仰師。用革命的意義解說佛經，講堂裏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。學社被驅散，師生分頭走。方外人還有啥同的關係，誰都知道巡捕房決不與他爲難。忽然在東京出現，難道有了什麼變故！宗仰師先給了我們許多安慰，並且還帶來一個喜訊。橫濱的中華學堂要請一個半教員，一個教英文，半個教珠算。商議的結果，麥兒担任英文，我担任珠算。約定幾天後到橫濱去見他。地點是山下町。正對着公園門，一所和洋折衷式的樓房，認清門口中山方的牌子，便是他的住處。談了許多話，都是同學們的近況。忘記問他爲什麼也要東渡，這問葫蘆到現在仍沒有揭破。

約約前去，踏上幾級石階，右首的一間，就是宗仰師的臥室。西式的桌椅床鋪，彷彿回到了上海。主人姓廖，說的是廣東腔的官話。看書堂，辦鎖點，吃料理，談空天，一住就是三天。這一所樓房，住着兩家。樓下是老廖，樓上是○○○（立正）；宗仰師輕輕和我們耳語，叮囑我們注意不要向不相干的人亂說。他說，○○○出入，行動秘密。外國警察太精密，不要弄出無謂的麻煩來。

我們明白，照那邊的風俗，人家門口常常掛一塊白木牌，用墨筆寫着自己的姓。中山方彷彿我們的廖府孫府，看來像是他們本國人的住宅。老廖像是一位很闊綽的僑商。據說他是古董商，收集了東方的字畫古董，運往美國南洋去銷售。往來的信件，大多用英文。這都不過是表面的事實。打開天窗說一句亮話，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機關。

三天以後，我們找到了一家名叫大坂屋的下宿。從住所到中華學堂，要穿過公園，在中山方門口經過。退課後有空，常常躡進去談天。老廖的故事，宗仰師的詩話，有時會聽得忘記了鎖點。老廖提一枝手杖，叫我們重回山下町去吃廣東料理，差不多每次都是他作東。

星期日更離不開中山方。出門時的目的或者想在公園中散散步。但是一望見那所樓房，便不由自主地踏上石階走了進去。有一回，看見宗仰師房裏靠窗的大桌子上堆着許多中國書。都是愛國裏人手一編的名著，一本是章師的駁康書，一本是都客的革命軍。這是上海的禁書，怎好運到橫濱來？宗仰師告訴我們，是翻印的。○○○不久要到南洋去，這是帶去宣傳的。

中山方的來客，都集合在宗仰師的房裏什麼人都不能輕易登樓。老廖一家們也不上樓去。常看見在樓梯上下的有兩位。一位大約是樓上的女主人，穿着入廚房的裝束，在樓梯上往來。一位年齡還小，常常蹲在欄杆上滑下來，當做一種遊戲。三上三下的樓房，左右兩間，前後各分做兩半。右首前半是宗仰師的房，後半是老廖辦公室，左首前半是老廖的房後半是飯間。中間像甬道，一只樓梯正對着

大門。欄杆上孩子遊戲，一進門就可以看到。

橫濱，公園，山下町，中山方，這一場四十多年前的舊夢，一閉眼就會得在眼前出現。

音 樂

愛國學社的學員，好像有一種不怕事的怪脾氣。上課，兵操，張園開會，忙得不够，還要開一所小學，大家輪流担任上課。不學師範，不用實習。不懂教法，居然也大胆教人。有一天，三層樓上，小學生課堂裏新到了一架風琴，學員們多上樓去玩弄。這是東洋貨。担任小學唱歌的，是十足道地的東洋人。第一曲歌，便是『2 1 2 3 3 2』，『ㄅ 一、一、ㄨ、ㄨ、ㄨ、ㄨ、ㄨ、ㄨ、ㄨ、ㄨ』，現在回想，真是笑話！

一年以後，從橫濱回到上海。學社早已煙消雲散，只留一位孫兄，在他的住所門口，貼着一張『愛國學社通訊處』的紙條。暫時借宿，一間小小的小樓面，兩事鋪不十分擠。孫兄在海關供職。星期日進城，學習新興的音樂。沈心工先生留學才歸國，特開講習會提倡推廣。孫兄自備一枝簫，吹奏練習。『獨覽梅花掃臘雪』，『春雨如霧又如烟』，唱來非常幽雅。

連續幾年的提倡，小學唱歌，在城市中漸漸普及。學校唱歌集連三接二地印行，差不多成功了唯一的教材。沈心工先生多年努力，可以說是我們小學音樂的開山老祖。會志留學東京音樂，出過一本『國民唱歌集』。說也奇怪，那時的小學教師，對於學校唱歌集特具好感。續集出版，不經而走。平易的曲調，淺顯的詞句，雖用文言，恰合小學生的口脛。『青蛙變化甚奇』，『陽曆便，三百六十五日當一年』，至今還有人吟唱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上海貧民院曾一度吸引了教育界的注意。會氏夫婦，努力經營，成績的表現，不免要便當時的教育家發覺。演奏壇上坐着十多個的孩子，男男女女，共有三三牛人。小小一個管絃樂隊，由會氏自己指揮。一曲奏罷，掌聲如雷。小朋友能和工部局樂隊一樣地演奏，怎能不叫前輩教育家稱做驚人的奇蹟！

民三在紐約，參觀一所著名的「Factory」小學。星期三週會，十幾位小朋友演奏管絃樂。散會時同參觀的本國人，連聲和我說「Wonderful」，少見不免多怪。就是音樂比較發達的國家，也不在例外。這小學是古倫比亞師範院的實驗學校。實驗音樂的主持人認為兒童音樂，管絃樂和唱歌有着同等的價值。從來偏重唱歌，是一種錯誤。在他指導下，表演出這樣驚人的成績來，他的理論得到了證實。

我們不要輕視小孩子。他們學音樂，或者比了學七九六十三等乘九九容易。當然，訓練的方法有着極大的關係。沈老先生的侄女曾經做過音樂教師。有一年，他帶了小的孩子回上海來，住在外叔祖家裏。嬌嬌彈鋼琴，寶寶拉小提琴，合奏一曲，聽得那位學校唱歌的開山老祖讚美不止。小朋友學音樂，三日不見，便當刮目相看。

說到音樂，忽然記起了一件怪事。某年冬季，愛國女學已經放假。忽然來了一位杭州口音的先生。蔡師介紹，此人姓湯，也是同道中人。寄住校裏，恐怕出入受人注意，特地寫了一張「音樂研究會」的紙條貼在門口。湯同住後廂房裏。早起，坐在被窩裏，手拿水煙袋，吸煙談話。談風很健，且會彈風琴。幾天後，不見了。後來在金澤又遇見。他也是留學醫學的一人，朋友都叫他「法羅」。法羅聲譽，這場開場。金澤小吹，北平大吹。現在，恐怕已吹得遍國皆知。將來或者吹得真年還真。不！回頭是岸，也許來得及吹一個百世留芳！

夢 話

—— 號六第版復刊發行天 ——

翻不所版
印准有權

版初日一月四年二十三國民華中
圓捌幣國冊每價實
(費匯運郵加酌埠外)

夷子俞 人作著
封 華 人行發

所行發總者版出

社 行 天

路山中平南建福：社總

82

~~0225~~

福建省圖書館藏書處查證圖字第〇五四號



天叢復No.6

Q 14 00